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英]刘易斯·卡罗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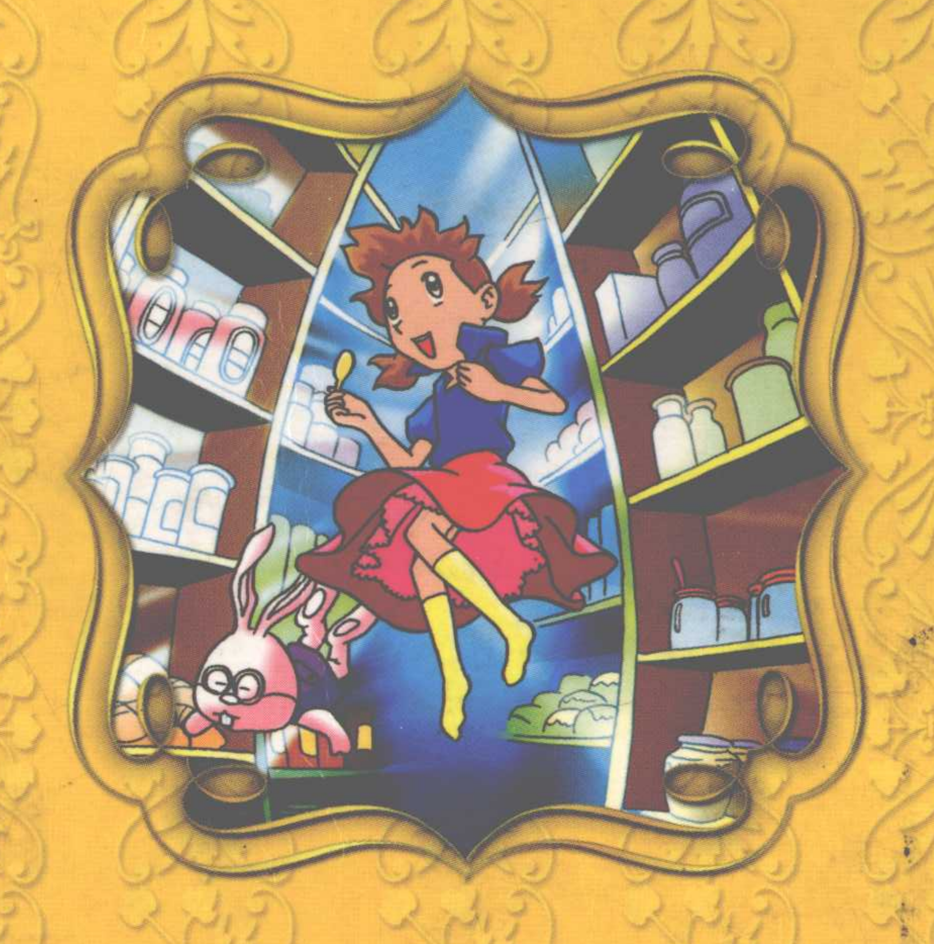
AI LI SI MAN YOU QI JING 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少儿必读经典丛书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责任编辑:徐海燕
插　图:施瑞康　袁佩娜
装帧设计:文 逸





ISBN 7-5396-2537-6
定价:8.00 元

少儿必读经典丛书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美锦　程映真　亚星 / 编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英)刘易斯·卡罗尔著;美锦 程映真 亚星编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96-2537-6

Ⅰ.爱... Ⅱ.①刘...②美...③程...④亚... Ⅲ.童话-英国-近代 Ⅳ.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8129号

(英)刘易斯·卡罗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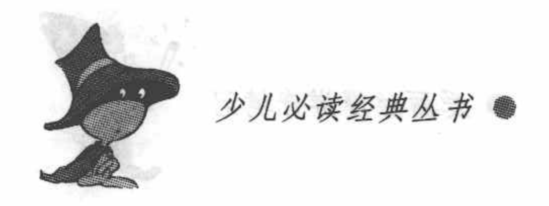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美锦 程映真 亚星 编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125
字　　数:1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537-6
定　　价:8.00元



目　　录





在金色的黄昏

在金色的黄昏里，
我们的小船儿悠悠荡漾，
一些稚嫩的臂膀，
使劲儿地划着双桨。
用小手儿胡乱地指点着——
我们的小船的航向。

啊，你们这三个小捣蛋，
在这梦幻般的时刻应该沉静下来。
你们要听我讲故事，
就悄悄地不要扰动小鸟纤细的羽毛。
我一个人的声音，
怎能抵过三个小舌头快乐的喧闹？

咋呼着“快快开始”的，
是挤在前面的普莱玛。
而赛坎达用温柔的声音说，
她希望“故事里有些傻话”。
那个小小的泰蒂娅，
每隔一分钟都要打岔。

孩子们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
一起进入了幻想的世界。
她们穿过那神秘的奇境，



聆听着小女孩与鸟兽们的闲谈，
那一切是多么有趣啊，
又是那么真实、自然！

可讲故事的人已经疲乏，
幻想的源泉已经枯竭。
他不得不将他的故事，
暂时作一个终结。
快活的小嗓子齐声叫道：
“下回再来一节，下回再来一节！”

我的故事就这样形成了，
慢慢地一段接着一段。
一点点地构成了奇妙的情节，
终于把故事讲完。
我们一起返航，
夕阳照耀着一群快乐的伙伴。

爱丽丝！请你接受这小小的故事。
用你温柔的小手，
把它藏在交织着童年梦幻的
神秘王国里面，
像流浪者从遥远的地方
采摘回来的凋谢花球。



第1章

掉进兔子洞

爱丽丝在岸边坐了很长时间了，她无所事事地倚在姐姐身旁，渐渐地开始感到厌倦了。

她一次又一次地瞧了瞧姐姐正在读的那本书，发现书里面既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爱丽丝不禁感到纳闷起来，她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看得津津有味，在她看来，要是一本书里没有图画和对话，那还会有什么意思呢？

天气实在太热了，弄得她一个劲地直犯困，甚至迷迷糊糊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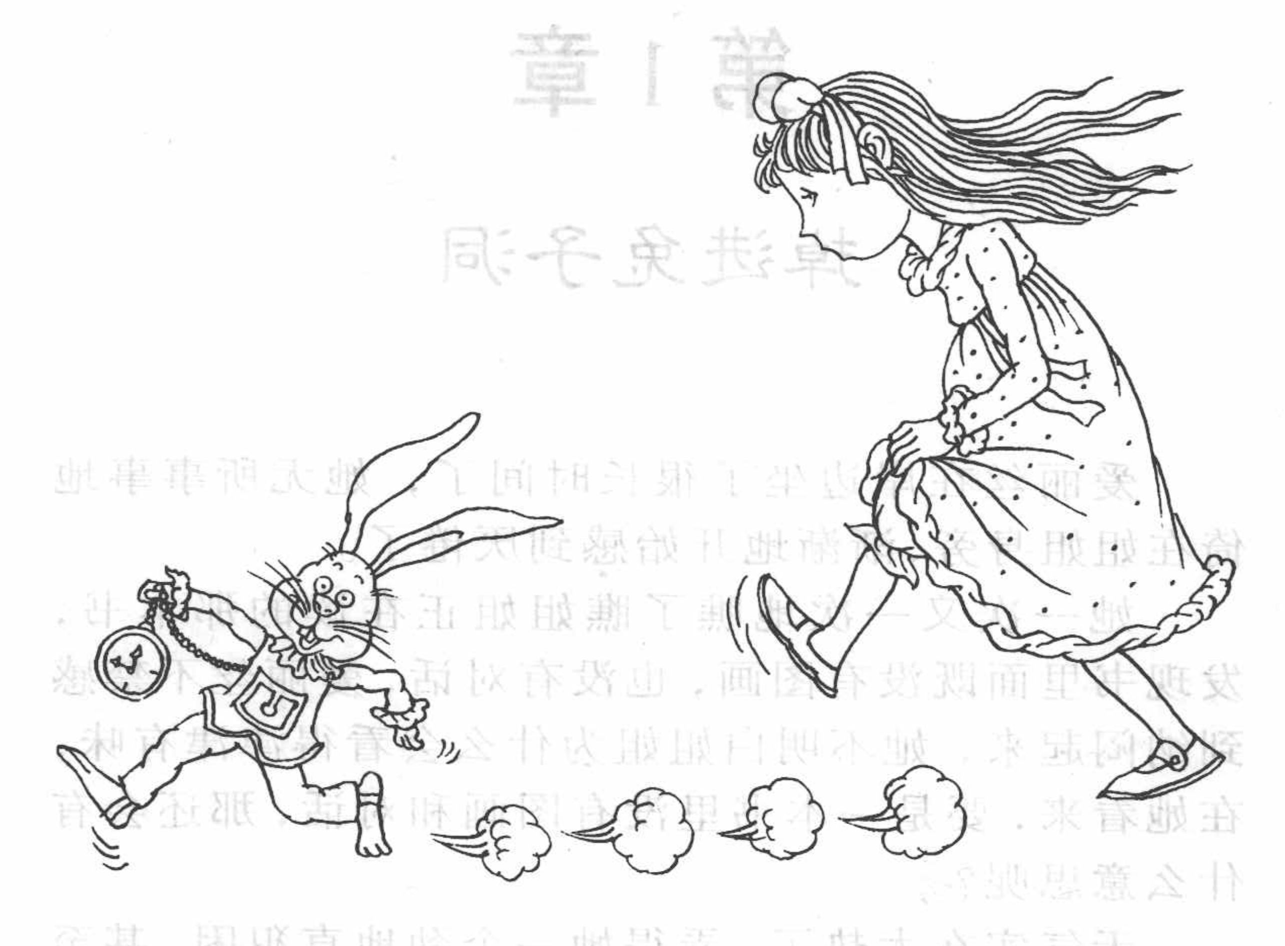
于是，爱丽丝又开始认真地盘算起来：做一只雏菊花环会不会很有趣呢？要知道摘雏菊的麻烦可大

呢！这时，突然跑来了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贴着她身边飞快地奔过去了。

爱丽丝起初并不感到奇怪，她还听到了兔子自言自语地说：

“哦，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太迟了。”

即使第一次听到一只兔子会这样独个儿自言自语，爱丽丝也没有感到离奇，只是事过之后，她认为这事确实令人奇怪，可当时她确实没有大惊小怪，反倒觉得很自然。可是想不到兔子竟然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怀表看了看，然后就匆匆忙忙跑开了。



这时，爱丽丝才惊讶得跳了起来，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穿着有口袋背心的兔子，更没有见到过兔子还能从口袋里拿出一块表来。

于是，她好奇地穿过田野，紧紧地追赶那只兔子，正好看见兔子跳进了矮树下面的一个大洞里。

爱丽丝根本没考虑怎么能出得来，也紧跟着跳了进去。

这个兔子洞开始像走廊，笔直地向前延伸着，可后来就突然向下倾斜了，爱丽丝走得太快了，她还没有来得及停住脚步，就掉进了一个深井里。

可能是井太深了，也可能是她感到自己下坠得太慢，因此，她有充裕的时间来东张西望，并且猜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先往下张望着，想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去。可是下面实在太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

于是，她又去看四周的井壁，只见井壁上排满了碗橱和书架，还有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她从一个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头，看到了罐头上写着“橘子酱”。她赶紧拿在手里摇了摇，却是空的，她有些失望，却不敢把空罐头扔下去，生怕砸着下面的人，因此，在继续往下掉的时候，她把空罐头放到另一个碗橱里去了。

“太好了，”爱丽丝心想，“经过了这次事情以后，我再从楼梯上滚下来就不算一回事了。家里的人都会夸我非常勇敢，嘿，就是从屋顶上掉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这点倒很可能是真的，从屋顶上摔下来，也许会摔得说不出话的。）

掉啊，掉啊，掉啊，难道永远掉不到底了吗？

爱丽丝大声说：“我不知道掉了多少英里了，我现在一定已经靠近地球中心的一个地方啦！让我想想看，这就是说我已经掉了大约四千英里了，我想……”（你瞧，爱丽丝在学校里已经学到了一点这类东西，

虽然现在不是显示知识的时机，因为没一个人在听她说话，但是这仍然是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是的，大概就是这个距离。那么，我现在究竟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了呢？”（爱丽丝不明白经度和纬度是什么意思，可她认为这是很时髦的字眼，说起来怪有意思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话了：“我想知道我会不会穿过地球，到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那里，这该有多么滑稽呀！我想这叫做‘对称人’（19 世纪中学地理教科书上流行一个名词，叫“对跖人”，意思是说地球直径两端的人，脚心对着脚心。爱丽丝对“地球对面的人”的概念模糊，以为他们是“头朝下”走路的，而且把“对跖人”错念成“对称人”了。）吧？”

这次她很高兴没人听到她说话，因为“对称人”这个名词似乎不太正确。

“我想我应该问他们这个国家叫什么名称，‘太太，请问您知道这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她说这话时，还试着很优雅地行个屈膝礼，可是不成。你想想看，在空中掉下来时行这样的屈膝礼，方便吗？）

“如果我这样问，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无知的小姑娘哩！不，永远不能这样问，也许我会看到在哪儿会写着它的地名吧！”

掉啊，掉啊，掉啊，除此之外，没别的事可干了。

因此，过一会儿爱丽丝又开始对自己说话了：“我敢肯定，黛娜今晚一定非常想念我。”（黛娜是她的一只小猫。）

“我希望他们千万别忘了午茶时给它准备一碟牛



奶。黛娜，我亲爱的，我多么希望你也掉到这里来，同我在一起呀，我怕空中没有你吃的小老鼠，不过你可能捉到一只蝙蝠，你要知道，它很像老鼠。可是猫吃不吃蝙蝠呢？”

这时，爱丽丝开始打瞌睡了，她困得迷迷糊糊的，可是嘴里还在喃喃地说：“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她又迷迷糊糊地说成：“蝙蝠吃猫吗？”

这两个问题她自己一个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她不管怎么问都没关系。这时候，她已经蒙蒙眬眬地睡着了，并且开始做起梦来了。她梦见正同黛娜手拉着手走着，并且很认真地问：“黛娜，告诉我，你吃过蝙蝠吗？”

就在这时，突然“砰”的一声，她掉到了一堆枯枝败叶上了，这下子总算掉到底了！

爱丽丝丝毫也没有摔坏，她马上从井底站了起来，先往上看了看，可仍然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再朝前一看，又是个很长的走廊，她看见了那只白兔正急急忙忙地朝前跑。

这回千万不能再错过时机了，爱丽丝立刻像一阵风似的追了过去。

她听到兔子在拐弯时说：“哎呀，我的耳朵和胡子呀，现在太迟了！”

这时爱丽丝离兔子已经很近了，好像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当她也赶到拐角时，兔子又不见了。她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很长很低的大厅里，屋顶上悬挂着一串灯，把大厅照得很亮。

大厅四周都是门，可全都锁着，爱丽丝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个门她都要推一推，拉一拉，可是每扇门都打不开。她失望地走到大厅中间，思量着怎么出去。

突然，她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桌子是玻璃做的。

可是，桌上除了一把很小的金钥匙之外，什么也没有。爱丽丝马上就想到这把钥匙可能是哪扇门上的。可是，哎呀！要么是锁太大了，要么是钥匙太小了，哪扇门也用不上。

不过，她在走到第二圈时，突然发现了一个低帐幕后面，有一扇约十五英寸高的小门。她满怀希望地用这个小金钥匙往小门的锁眼里一插，太好了，这回是不大不小正好十分合适。

爱丽丝打开了门，这才发现门外是一条小走廊，

比老鼠洞还小。她跪下来，顺着走廊望出去，看到外面有一个从没见过的美丽花园。

她多想离开这个黑暗的大厅，到那些美丽的花圃和清凉的喷泉中去玩呀！可是那门框小得连脑袋都过不去。可怜的爱丽丝想："唉，就算头能过去，肩膀过不去也没用啊，我多么想能缩成望远镜里的小人呀(爱丽丝常常把望远镜倒着看，让一切东西都变得又远又小，所以她认为望远镜可以把人放大或缩小)！我想自己能变小的，只要知道变的方法就行了。"

你瞧，这一天发生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让爱丽丝认为再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了。

看来，守在小门旁边没意思，于是，她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再找到一把钥匙，至少也得找到一本能教人变成望远镜里的小人的书。

这一次，她发现桌上有一只小瓶。爱丽丝十分肯定地对自己说："这小瓶刚才确实不在这儿。"

她拿起瓶子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瓶口上系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印着两个很漂亮的大字："喝我"。

说"喝我"倒不错，可是聪明的小爱丽丝不会忙着去喝它的。她说："不行，我得先看看，上面有没有写着'毒药'两个字。"

因为她听过很多十分可怕的故事，关于孩子们怎样被烧伤、被野兽吃掉，以及其他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孩子们没有记住大人的话，例如：握拨火棍时间太久就会把手烧坏；小刀割破手指就会出血，等等。爱丽丝知道喝了写着"毒药"的瓶里的药水，迟早会受害的。

然而瓶子上没有"毒药"字样，所以爱丽丝冒



险地尝了尝，觉得它非常好喝，里面混合着樱桃馅饼、奶油蛋糕、菠萝、烤火鸡、牛奶糖、热奶油面包的味道。

爱丽丝一口气就将那一小瓶东西全都喝光了。

“多么奇怪的感觉呀！”爱丽丝说，“我一定能变成望远镜里的小人了。”

真是这样，她觉得自己开始缩小了，她马上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现在她只有十英寸高了，已经能够进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了。

不过，她又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会不会继续缩小下去。

想到这点，她有点不安了。

“究竟会怎么收场呢？”爱丽丝对自己说，“或许我会像蜡烛的火苗那样，全部缩没了。那么我会怎么样呢？”

她又使劲想着蜡烛灭了后的火焰会是个什么样儿。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

过了一小会儿，好像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化了，她决定立刻到花园去。

可是，哎呀，可怜的爱丽丝走到门口时，发觉忘记拿上那把小金钥匙了。她立刻往回跑。

可是当她跑回到桌子前准备再拿钥匙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因为缩得太小，已经够不着钥匙了，只能透过玻璃桌面眼睁睁地看着它，她使出全身的力气使劲地攀着桌腿向上爬。

可是桌腿实在太滑了，她爬上去一次就滑下来一次，她咬咬牙爬了一次又一次，可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滑了下来，弄得她精疲力竭，非常失望。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快给我爬起来，哭是没用的！”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限你一分钟内马上停止哭泣！”

她经常爱给自己下命令（虽然她很少能让自己去听从这种命令），有时能严厉地斥责自己，甚至把自己骂哭了。

记得有一次，她假设自己同另一个自己比赛槌球，由于她骗了另一个自己，她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这个小女孩很喜欢装扮成两个人来玩。

“但是现在还装什么两个人呢？”可怜的小爱丽丝想，“唉！现在我缩得这么小，连做一个像样的人都不够了。”

不一会儿，她的眼光落到了桌子下面的一个小玻璃盒子上。她拿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块很小的点心。点心上用葡萄干精致地嵌着“吃我”两个字。

“好，我就吃掉它，”爱丽丝对自己说，“如果它能

使我变大，我就能够着钥匙了；如果它使我变得更小，我就可以从门缝下面爬过去，反正不管怎样，我都可以到那个花园里去玩了。所以不管怎么变，我都不在乎了。”

她吃了第一小口就焦急地问自己说：“到底是哪一种呢，是变大还是变小呢？”

她赶紧用手摸摸自己的头顶，想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可是非常奇怪，居然一点没变。说实话，这本来是吃点心的正常现象，可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稀奇古怪的事了，生活中的正常事情反而变得让她难以接受了。

于是，她继续吃下去，而且很快就把那一块点心吃光了。

第2章

陷进眼泪池塘

“奇怪啊，太奇怪了！”爱丽丝连连对自己大喊道，她实在太惊奇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现在我一定已经变成了最大的望远镜里的人了。再见了，我的双脚！”

她俯视自己的一双脚，它们已经离身子很远了，远得快看不见了。

“哦，我可怜的脚哟！谁再给你们穿鞋子和系鞋带呢，亲爱的，我离你们太远了，我可没法再照顾你们了，以后你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吧！……可是我必须对它们更好一些。”

爱丽丝又说道：“否则它们以后不会再按照我的

意愿带我走到我想去的地方了，对啦，每年圣诞节我一定要送给它们一双新的长筒靴。”

她继续想着该如何给自己的双脚送礼：“我得把礼物打成包裹寄给它们。”

她想，啊！太滑稽了，给自己的脚寄礼物，这地址写起来可太离奇了：

寄给：

壁炉边搁脚栏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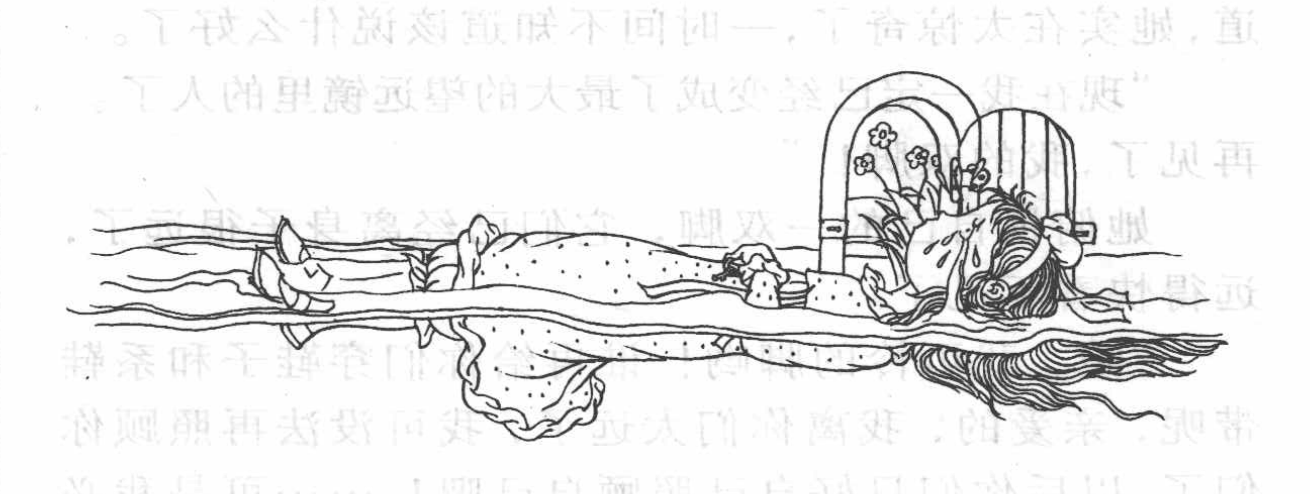
爱丽丝的右脚收

爱丽丝寄

“哦，亲爱的，我说的是什么废话呀！”

就在这一刹那，她的头不小心撞到了大厅的屋顶上。她现在至少已经有九英尺高了，她急忙拿起小金钥匙向通往小花园的门跑去。

可怜的爱丽丝现在顶多只能侧身躺在地下，用一只眼睛往花园里望，更没有可能进去了，于是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不害臊吗？”爱丽丝对自己说，“像你这么大的姑娘（说得很对）还要哭！我命令你，马上停止！”

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还是不停地哭，足足掉下了一桶眼泪。

她就这样不停地哭了下去，直到身边成了个大池塘，足有四英尺深，半个大厅都变成一个大池塘了。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急忙擦干眼泪，看看是谁来了。

原来那只小白兔又回来了，它打扮得十分漂亮，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羊羔皮手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大扇子，正急急忙忙地小跑着过来。

小白兔一边小跑着，一边喃喃自语地说："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唉！假如我害她久等了，她可别生气呵！"

爱丽丝很希望能过来一个人帮助自己，因此见到来的只是一只小白兔，感到很失望。但是在小白兔走近时，她还是怯生生地小声说："劳驾，先生……"

这下子可把兔子吓了一跳，它扔掉了白羊羔皮手套和扇子，拼命地跑进看不见的暗处去了。

爱丽丝拾起了扇子和手套，因为屋子里很热，她就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亲爱的，今天可净是一连串的怪事，昨天的生活还是那么正常，是不是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呢？让我来仔细地想想早晨起来时我是不是还是我自己。哦！我想起来了，一大清早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了。可是，要是我不是我自己的话，那么我能是谁呢？唉！这可真是个谜啊！"

于是，她就挨个儿地去想和她同年龄的女孩子，仔细地盘算着她是否变成了她们中的哪一个人了。

"我敢说，我不是爱达，"爱丽丝说，"因为她是长长的鬈发，而我的根本不鬈；我也肯定不是玛贝尔，



因为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她，哼，她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她是她，我是我，哎哟！亲爱的，真把我迷惑住了，叫人伤脑筋呀！我来试试看，还记不记得自己过去知道的事情。让我想一想四乘五是十二，四乘六是十三，四乘七……哎，这样背下去永远到不了二十；况且乘法表也太没意思了。让我再来试试自己的地理知识吧：伦敦是巴黎的首都，而巴黎是罗马的首都，罗马是……不，不，全错了。我一定，一定已经变成了玛贝尔了。让我再试试背《小鳄鱼怎样……》。”

于是，她把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就像背课文那样一本正经地背起来了。

她的声音嘶哑、古怪，吐字也和平时不一样：

小鳄鱼怎样保养



它那闪亮的尾巴，
是将尼罗河水灌进
它每一片金色的鳞甲。
它笑得多么快乐，
那伸开爪子的姿势多么文雅，
它在欢迎那些小鱼
游进它温柔地微笑着的嘴巴。

“我肯定背错了。”可怜的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又掉下了眼泪。

“我一定真的成了玛贝尔了，我得住在破房子里，什么玩具也没有，还得学那么多的功课。不行！我拿定主意了，如果我是玛贝尔，我就待在这井下，让他们把头伸到井口说：‘上来吧！亲爱的！’我只往上问他们：‘你们先得告诉我，我是谁，如果变成我喜欢的人，我就上来，如果不是，我就一直待在这里，除非我再变成什么人……’可是，亲爱的！”爱丽丝突然哭起来，“我真想让他们来叫我上去呀！实在不愿意孤零零地待在这儿了。”

她说话时无意中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发现自己的一只手上戴着小白兔的白羊羔皮手套。她奇怪极了，“这怎么搞的？”她想，“我一定又变小了。”她赶紧来到桌子边，量了量自己，正像她预感的那样，她现在大约只有两英寸高了，而且还在迅速地缩下去，她很快发现是手里拿着的那把扇子在作怪，于是她像被火烫了一样，赶紧把那把扇子扔掉了，总算扔得快，要不然她就会缩得无影无踪了。

“好险呀！”爱丽丝说。她真的吓坏了，但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自己还是像自己一样存在，因此很高

兴,“现在,该去花园了!”

她飞快地跑到小门那儿,但是,小门又锁上了,小金钥匙像从前一样仍然放在玻璃桌子上。

“现在更糟糕了,”可怜的小爱丽丝想,“因为我从来还没有这样小过,从来没有过,我该说这太糟了!太糟了!”

她正说着话,突然“扑通”一下子滑倒了,她还没反应过来,咸咸的水已经淹到她的下巴了。

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掉进海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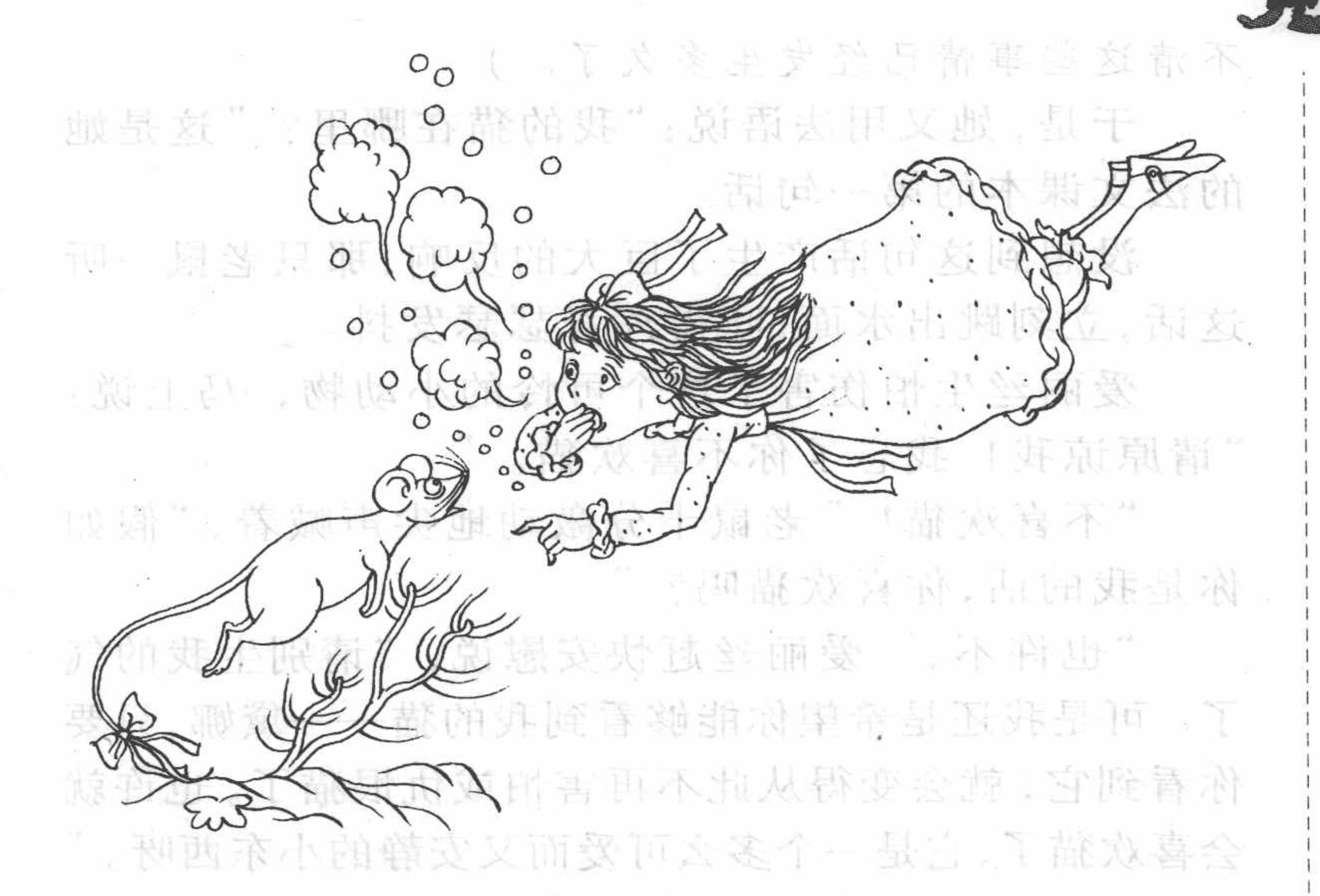
她对自己说:“那么我可以坐火车回去了。”爱丽丝以前曾经到海边去过,看到海滨有许多更衣车,孩子们在沙滩上用木铲挖洞玩。还有一排排出租的住房,住房后面是个火车站。可是很快她就明白了,自己是在一个眼泪的池塘里,这是她九英尺高的时候流出来的眼泪。

“但愿我刚才没哭得这么厉害!”爱丽丝一边对自己说话,一边来回游着,想找到一条路能游上岸去。“现在我受报应了,我自己流的眼泪快要把自己淹死啦!这又是桩怪事,说真的,今天净是怪事!”

就在这时,她听到不远处传过来一阵划水声,就赶紧使劲往前游去,想看看这眼泪流成的海里会有什么东西。一开始她以为那一定是只海象或者河马。

可是,当她仔细地辨认之后,又想想现在自己是多么小,就立即明白了,这不过是只小老鼠,而且也可能像自己一样滑进水里来了。

“它到这儿来对我有什么用处呢?”爱丽丝想,“难道我要同一只老鼠说话吗?这井底下的事情都太奇怪了!也许它真的会说话,不管怎样,试试也没坏处。”



于是，爱丽丝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说："喂，老鼠！你知道从池塘里出去的路吗？我已经游得很累了。喂，老鼠！"

爱丽丝认为同老鼠谈话就是这种方式的，虽然以前她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可她记得哥哥的《拉丁文语法》中类似的描写："一只老鼠……一只老鼠……喂，老鼠！"

现在，这只小老鼠十分狐疑地看着她，用一只小眼睛向她眨了又眨，可是没有说话。

"也许它不懂英语，"爱丽丝想，"它是同征服者威廉[①]一起来的。"（尽管爱丽丝有些历史知识，可搞

① 威廉（1027年或1028年—1087年）：原为诺曼底（现法国的诺曼底半岛）公爵，后来征服并统一了英国。

不清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多久了。）

于是，她又用法语说："我的猫在哪里？"这是她的法文课本的第一句话。

没想到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那只老鼠一听这话，立刻跳出水面，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爱丽丝生怕伤害了这个可怜的小动物，马上说："请原谅我！我忘了你不喜欢猫。"

"不喜欢猫！"老鼠十分激动地尖声喊着，"假如你是我的话，你喜欢猫吗？"

"也许不，"爱丽丝赶快安慰说，"请别生我的气了。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看到我的猫——黛娜，只要你看到它，就会变得从此不再害怕或仇恨猫了，也许就会喜欢猫了，它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又安静的小东西呀。"

爱丽丝一面随意地游着，一面自言自语地继续说："它坐在火炉边打起呼噜来真好玩，还不时舔舔爪子，洗洗脸，摸起来绵软得可爱。还有，它抓起老鼠来真是个好样的……哦，真对不起，请原谅我。"

这下子可真把老鼠气坏了。

爱丽丝一见到老鼠这副模样，急忙又喊道："如果你不高兴的话，咱们再也不说它了。"

"还说'咱们'呢！"老鼠喊着，恼怒得连尾巴梢都发抖了。"好像我愿意像你一样说这个可恶的字眼似的！我们家族中的每一个老鼠都十分仇恨猫——这种可恶的、下贱的、粗野的东西！别再让我听到这个名字了！"

"我不说了，真的！"爱丽丝说着，急忙改变了话题，"你……喜欢……喜欢……狗吗？"

老鼠没有表示意见。于是，爱丽丝又热心地说了下去："告诉你，我家不远处有一只小狗，一只眼睛明亮的小猎狗，你知道，它长着长长的棕色卷毛。它还

能接住你扔过来的东西，又会坐起来向你要东西吃，还会玩各式各样的把戏。它是一个农民的狗，你可知道，那个农民说它真顶用，要值一百英镑哪！说它还能杀死所有的老鼠……哦，真对不起亲爱的！”爱丽丝伤心地说，“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了，看来又惹你生气了。”

可这时，老鼠已经拼命游远了，弄得池塘里的水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浪。

爱丽丝赶紧追过去，跟在老鼠的后面柔声细气地招呼它：“老鼠啊，亲爱的，你还是回来吧，我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你不喜欢的话，咱们再也不谈猫和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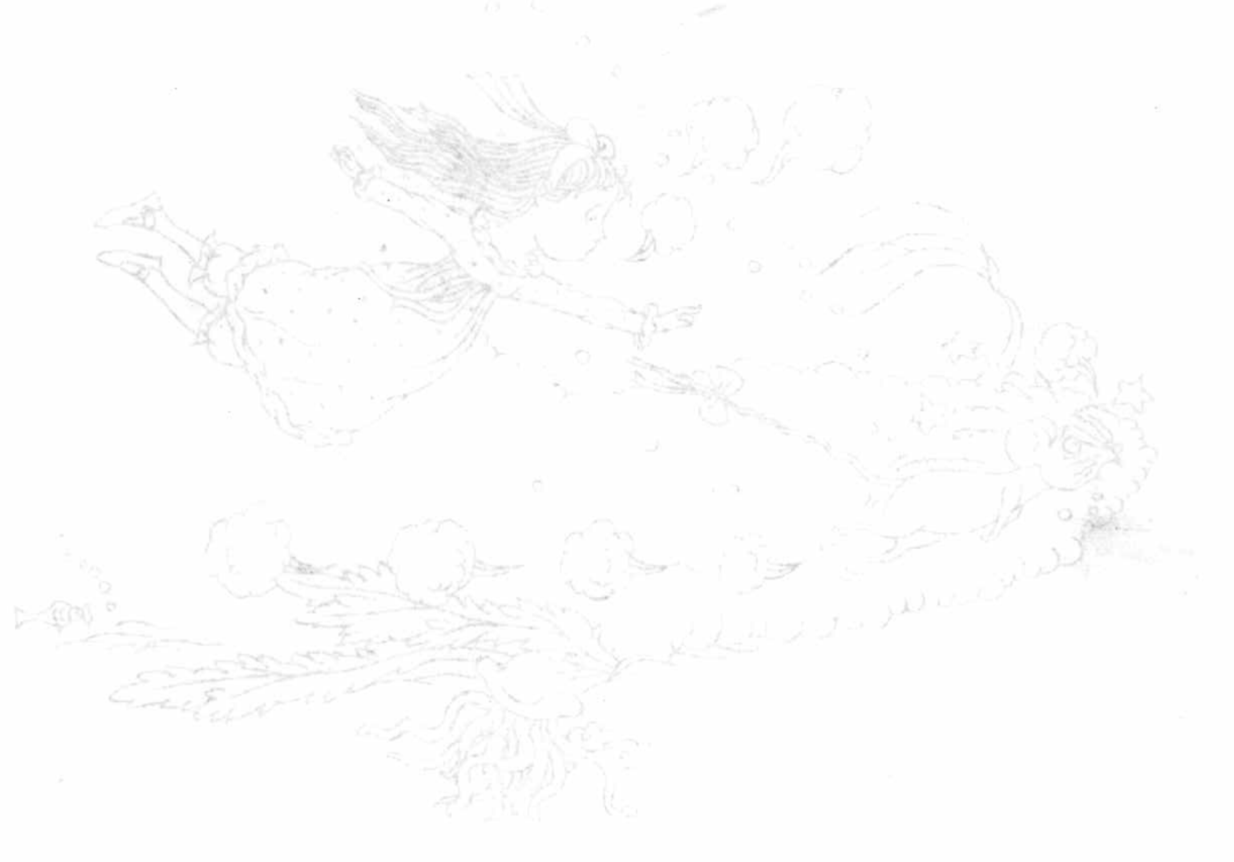


老鼠听了这番话之后，这才转过身慢慢地向她游来。它的脸色有些惨白（爱丽丝认为它一定是被自己气成这样的），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现在让我们

上岸去吧，然后我会把我的历史告诉你，这样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仇恨猫和狗了。”

其实也该是走的时候了，因为池塘里已经有了一大群鸟兽，一只鸭子、一只渡渡鸟[1]、一只鹦鹉、一只小鹰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

爱丽丝在前面领着路，这一大群鸟兽跟着她一起向岸边游去。



① 渡渡鸟：一种现已绝种的鸟，原产非洲毛里求斯。

第3章

用干巴巴的故事把身上弄干

游到岸上的这一大群鸟兽们看上去真是有点儿稀奇古怪：有的羽毛湿漉漉的往下直滴水，有的皮毛湿淋淋的紧紧贴在身上，它们全都横七竖八的，躺在岸上显得很狼狈。

大家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想方法把身上弄干。

对于这个问题，它们商量了好大一会儿。

爱丽丝很快就同它们混熟了，已经成了老相识似的。现在爱丽丝已经同鹦鹉就这个问题辩论了好长时间了。

最后鹦鹉生气了，一个劲儿地说："我比你的年

龄大得多,当然也就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可爱丽丝坚决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爱丽丝压根儿不知道鹦鹉的年龄到底是多大,而它又拒绝说出自己的年龄。因此,很快地他们就再没话可说了。

最后,那只老鼠——它在它们中间好像很有权威似的——喊道:“你们全部坐下,听我说,我很快就会把你们弄干的!”

它们马上都坐下了,围成一个大圈,让老鼠在中间,爱丽丝有点儿着急地盯着它,她知道,如果湿衣服不能很快弄干的话,就会得重感冒的。

“咳,咳!”老鼠煞有介事地说,“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下面我要说的是最干巴巴的故事了,请大家耐心点:

“征服者威廉的事业是教皇支持的,他不久就征服了英国,英国人也需要有人领导,而且已经对篡权和被征服都习惯了。梅西亚和诺森勃列亚[1]的伯爵埃德温和莫卡……”

“啊!”鹦鹉开始一个劲地打着哆嗦。

“请原谅!”老鼠皱着眉头,但仍然彬彬有礼地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没有话要说!”鹦鹉急忙答道。

“我以为你想要说点什么哩!”老鼠说,“那么我继续讲下去:这两个地方的伯爵埃德温和莫卡都宣告支持威廉,甚至坎特伯雷的爱国大主教斯蒂坎德也发现这是可行的……”

“发现什么?”鸭子问。

---

① 梅西亚(Mercia)和诺森勃列亚(Northumbria)是英国的两个古国。

“发现‘这’，”老鼠开始有点不耐烦地回答，“你当然不知道‘这’的意思。”

“我发现了什么吃的东西时，当然知道‘这’是指什么。‘这’通常指一只青蛙或一条蚯蚓，现在的问题是：大主教发现的是什么呢？”鸭子还是不停地呱啦着。



老鼠索性一点儿也不去理睬它了，只是急急忙忙地继续讲：

“……发现与埃德加·阿瑟林一起去亲自迎接威廉，并授予他皇冠是可行的，威廉的行动起初还有点节制，可他那诺曼底人的傲慢……你感觉怎么样了？我亲爱的。”他突然转过身子向爱丽丝问道。

“跟原来一样的湿。”爱丽丝忧郁地说，“你讲的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能把我身上弄干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休会，并立即采取更加

有效的措施。”渡渡鸟站起来严肃地说。

“你应该讲英语！”小鹰说，“你这句话的意思，我连一半都听不懂！更主要的是我不相信你自己懂。”

小鹰说完后，低下头偷偷笑了，其他的一些鸟也都跟着偷偷地笑出声来。

“我说的是，能让我们把湿衣服弄干的最好办法，是来个会议式的赛跑。”渡渡鸟恼怒地说。

“什么是会议式赛跑？”爱丽丝问。

爱丽丝本来不想多问，可是她看到渡渡鸟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似乎想等别人发问似的，但偏偏又没人问它，于是，便好心地圆场。

渡渡鸟说：“对，为了说明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亲自做一做。”（也许你在冬天可能会想起来玩这种游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渡渡鸟是怎么做的。）

首先，渡渡鸟画出个比赛路线，有点像个圆圈，它说：“具体形状没关系的。”然后，这一大群家伙就在圈子内散乱地站着，也不用说“一、二、三，开始！”而是谁想开始就开始，谁想停下就停下，所以，要知道这场比赛的结果是不容易的。

大家跑了大约半个小时，身上的衣服大体上都干了，渡渡鸟突然喊道：“比赛结束了！”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喘着气围过来，不停地问：“谁赢了？”

渡渡鸟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才能回答。因此，它坐下来，用一个指头撑着前额想了好长时间（就像照片上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那种姿态）。

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安静地等待着它宣布比赛的结果。最后，渡渡鸟说：“每人都赢了，而且都有奖



品！”

“谁来给我们发奖品呢？”大家又齐声问。

“当然是她啦！”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着爱丽丝说。

于是，这一大群鸟兽们立即围住了爱丽丝，一齐喊叫着：“发奖品！发奖品！”

爱丽丝真不知该怎么办了，她无可奈何地把手伸进了衣袋。嘿！拿出了一盒糖果。真幸运，还没给咸水浸透，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发给了大家。

正好每位分到一块，只是她自己没有了。

“可是她自己也应该有一份奖品啊！”老鼠说。

“当然啦，”渡渡鸟非常严肃地回答，“你的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它转向爱丽丝问道。

“只有一个顶针了。”爱丽丝伤心地说。

“把它拿来。”渡渡鸟说。



这时,大家又围住了爱丽丝。

渡渡鸟接过顶针后又严肃地递给了她,说:“我们请求你接受这只精致的顶针。”它刚说完这句简短的颁奖辞,大家全都欢呼起来了。

爱丽丝认为这些事情全都非常荒唐,可是它们却十分认真。她也不敢笑了,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话,只好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尽量装得一本正经地接过了顶针。

下面是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一阵喧闹,大鸟们埋怨还没尝到味儿,糖就没了。小鸟们则被糖块噎着了,还得请别人替它们拍拍背。

最后,糖果总算吃完了,这时它们又围成一个大圈坐下来,请求老鼠再讲点故事。

“你记得吗,你答应过讲你的历史,”爱丽丝说,“你为什么恨……恨‘M’和‘G’呀?”她压低声音,说完了这句话。她生怕再说出“猫”和“狗”这两个字来惹老鼠生气,于是只好说出“猫”和“狗”两个字的拼音字头。

“我的故事是个结尾十分悲伤的长故事。”老鼠对爱丽丝叹息着说。

爱丽丝没有听清这句话,她看着老鼠的尾巴纳闷了:“它的尾巴确实是根长尾巴,可为什么要说尾巴是悲伤的呢?”

老鼠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爱丽丝一直在想着这个奇怪的问题并且怎么也想不明白,因此,她脑子里就把整个故事想像成这个样子了:

猫狗对屋子里的

一只老鼠说道:



“跟我一起到法庭去，
我要把你控告，我不理睬
你的辩解，
一定要把你审判。
因为今早我没有事情可干，
所以我要跟你捣捣蛋。”
老鼠对恶狗说：
“这样的审判，
既没有陪审员，
又没有法官，不过是
白白浪费时间。”
恶狗说：“我就是陪审员，
我就是法官，
我要亲自审判，
我要判处
你的
死刑！”

“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听，”老鼠十分生气地对爱丽丝说，“你在想什么呢？”

“请原谅！”爱丽丝自觉有些理亏似的说，“我想你已经拐到第五个弯了吧！”

“我没有弯！”老鼠更加生气地厉声说。

“你要个碗（弯）！”爱丽丝说。

她总是十分热心帮助别人的，因此就开始焦急地在四周寻找，“哦，让我帮你找找看。”

“我不吃你这一套，你的这些废话侮辱了我！”老鼠说着，站起来就走了。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可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

可怜的爱丽丝辩解着说。

老鼠咕噜了一声不理睬她。

“请你回来讲完你的故事！”爱丽丝喊着。

其他动物也都一起说：“是啊！请你回来吧！”

但是，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着脑袋，步子走得更快了。

“它走了，多遗憾哪！”老鼠刚走得看不见了时，鹦鹉就叹息起来。

老螃蟹趁这个机会对女儿说：“哦，我亲爱的，这是一个教训，告诉你以后永远也不要发脾气。”

“别说了，妈！你这样啰唆，就是牡蛎都忍耐不了。”小螃蟹耐着性子说。

“我多么希望我的黛娜在这儿呀！”爱丽丝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它一定会马上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下，那么，黛娜是谁呢？”鹦鹉说。

爱丽丝随时都乐意谈论她心爱的小宝贝，所以她热心地回答：“黛娜是我的猫，它抓老鼠可是好样的，简直想像不出来。嘿，我还希望你看到它怎么抓鸟的哩，它只要看见一只鸟，一眨眼就会把它吃到肚子里去的！”

这番话惹得大家全都十分惊慌起来了，有些鸟马上急急忙忙离开了。

老喜鹊小心地把自己裹得十分严实，对大家解释道：“我必须回家了，今晚的空气对我的喉咙不合适。”

金丝鸟则瑟瑟发抖地对自己的孩子说：“走吧！我亲爱的，你们早该睡觉了。”



它们全都找各种借口走开了。不久，又只剩下爱丽丝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我刚才要是不提黛娜就好了！”爱丽丝有点悔恨地对自己说，“这里好像没有一个喜欢它的，唉！只有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猫！啊，我亲爱的黛娜，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

说到这里，可怜的小爱丽丝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她感到非常孤独和懊丧。

过了一会儿，她总算听到了不远处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她眼巴巴地抬头看着到底又有谁会来了，她很希望老鼠能改变主意，重又跑回来讲完它的故事。



第4章

兔子派遣小比尔进屋

“哦？”原来又是那只小白兔，它正在慢慢地走回来。

只见它在刚才走过的路上一点点地到处检视着，神情十分焦急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爱丽丝听到它在低声地嘀咕着：“公爵夫人呵！公爵夫人，我该怎么办呀？唉！我那亲爱的小爪子啊！我的小胡子啊！她一定会把我的头给砍掉的，一定会的！就像雪貂就是雪貂那样千真万确！可我到底是在哪儿丢掉它们的呢？”

爱丽丝马上意识到它一定是在找那把扇子和那双羊皮手套。于是，她也开始好心地到处寻找起来，



可是怎么也找不着。

自从她在池塘里游荡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好像中了魔法似的，就连那个有着玻璃桌子和小门的大厅也不见了。

爱丽丝还在到处寻找的时候，小兔子突然看见了她，马上十分生气地向她喊道："玛丽·安，你在外面干什么？赶快回家给我拿一双手套和一把扇子来。赶快去！"

爱丽丝听到小兔子的呵斥声，吓得要命，顾不上解释误会，马上按照它的吩咐跑开了。

"它把我当成它的女仆了，"她边跑边对自己说，"要是它以后发现了我是谁，该会有多么惊奇啊！可是我最好还是帮它把手套和扇子拿来——要是我能找到的话。"

她说话间来到了一幢整洁的小房子前，看见门上挂着一块明亮的黄铜小牌子，上面刻着"白兔先生"的字样。

她没有敲门就一头冲进去了，急忙往楼上跑，生怕碰上真的玛丽·安；如果碰到她的话，爱丽丝认为在自己找到手套和扇子之前，就会从这个小屋里被赶出去。

"这真奇怪！"爱丽丝对自己说，"给一只兔子当跑腿，我看下一步就该轮到黛娜使唤我了。"

于是，她又开始想像那种情景："'爱丽丝小姐，快来我这儿，准备去散步。''我马上就来，保姆！可是在黛娜回来之前，我还得看着老鼠洞，不许老鼠出来。'不过，假如黛娜像这样使唤人的话，他们不会让它继续待在家里了。"

这时，她已经走进了一间整洁的小房间，看见窗

子边上有张桌子，正像她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放有一把扇子和两三双很小的白羊羔皮手套。

她拿起扇子和一双手套，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眼光忽然落在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上。



这一个小瓶上没有“喝我”的标记，于是她拔开瓶塞就要往嘴里倒。她想：“我每次吃一点东西，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所以我要看看喝了这一瓶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真希望它会让我长大。说真的，做现在这样一丁点儿的小东西，我真是厌烦透了。”

小瓶果真按她的意愿照办了，而且比她期望的效果还要神奇。她还没有喝到一半时，头已经碰到了天花板。因此，必须立即停下来，不能再喝了！否则脖子



就要给折断了。

爱丽丝赶紧扔掉瓶子，对自己说："现在已经够了，不要再长了，可就是像现在这样，我也已经出不去了。嗨！我不喝这么多就好啦！"

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她还在继续长啊，长啊！过了一会儿，她就只能跪在地板上了；而一分钟之后，她只能躺下来，用一只胳膊撑在地上，一只胳膊抱着头。

可是让人恐慌的是，爱丽丝仍然还在长，这时候她只得把一只手臂伸出窗子，一只脚伸进烟囱里了。

爱丽丝十分忧郁地对自己说："再长的话怎么办呢？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幸运的是，这只小魔术瓶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她虽然不再长了，可是心里很难受，看来再也没有可能从这个房子里出去了。

"在家里太舒服了，"可怜的爱丽丝想，"在家里就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而且也不会被老鼠和兔子使唤。我真不希望自己钻进这个兔子洞，可是……可是这种生活实在太离奇了，我不知道下面还会变成什么。从前读童话时我总认为书里的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可现在自己却变成这童话世界里的主角了，应该写一本关于我的书，应该这样！我长大了以后要写一本——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啊。"她又伤心地说了一句，"至少我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长上去的余地了。"

"可这倒是一个安慰，"爱丽丝想，"我再也不会比现在年龄更大了！我永远不会长成一个老太婆了。但惟一让人烦恼的是，这样就得老是上学了。唉，这可不是我情愿的！"

“啊，你这个傻爱丽丝！”她又回答自己，“你在这儿怎么上学呢？哎哟，这间房子差点儿装不下你，哪儿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她独自说着，先扮这个人，然后再扮成另一个人，就这样“两个人”说来说去，讲了一大堆话。

几分钟后，她听到了门外有声音，这才停了下来，不再扮演两个人对话了。

“玛丽·安，玛丽·安！”那个声音大声喊道，“赶快给我拿手套！”然后爱丽丝又听到一串脚步声走到楼梯上来了。

爱丽丝知道兔子又来找她了，但是她压根儿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一千倍，因此还是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抖动得连屋子都摇晃起来了。

兔子到了门外，想打开门，但是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紧紧地顶着门。

兔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到它自言自语说：“我得绕过去，从窗子里爬进去算了。”

“你休想！”爱丽丝低声对自己说道。她等了一会，直到听见兔子走到窗下时，她才突然间伸出了手，在屋子的空中抓了一把，虽然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但是还是传来了一阵摔倒了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

从这些声音里，她断定兔子一定是掉进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

紧接着，又传来了兔子恼羞成怒的声音：“帕特，帕特！你在哪里？”

然后，爱丽丝又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啊，老爷！我在这儿挖苹果树呢，老爷！”

“哼！还挖苹果树呢！”兔子生气地说，“快到这儿



来，把我拉出来！”

接着又传来了一阵弄碎玻璃的声音。

“告诉我，帕特，窗子里是什么？”

“哟，一只胳膊，老爷！”

“一只胳膊！你这个傻瓜，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胳膊，它塞满了整个窗户呢！”

“不错，老爷，可真的是一只胳膊呀！”

“好，别啰嗦了，去把它拿掉！”

接着沉默了好一阵子。爱丽丝偶尔听到了几句低弱的对话：“我怕它，老爷，我真怕它！……

“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爱丽丝又恶作剧地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这一下子她听到了两声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

“这里一定有很多玻璃温室！”爱丽丝想，“不知道它们下面要干什么？会不会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嘿，我真希望它们这样做，我实在不愿意在这儿再待下去了！”



她又耐心地等了一会，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了，接着又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说话的嘈杂声，她听到有人说："另外一个梯子呢？……嗯，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比尔，拿过来，小伙子……到这儿来，放到这个角上……不，先绑在一起，现在还没一半高呢！……对，够了，你别挑刺啦！……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顶棚受得了吗？……小心那块瓦片松了……掉下来了，低头！（一个很大的响声）……现在谁来干？……我认为比尔合适，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不，我不干！……你干！……这我可不干……应该比尔下去……比尔！主人说让你下烟囱！"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下来了，"爱丽丝对自己说，"它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在比尔身上，说真的，这个壁炉虽然很窄，不过我还是可以踢它一下的。"

她把伸进烟囱里的脚往后稍稍收了收，等听到一个小动物（她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接近了她的脚时，她一边说"这恐怕就是比尔了"，一边狠狠地踢了它一脚，然后就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些什么。

她先听到一片嚷嚷声："比尔飞出来啦！"

然后是那只兔子的声音："喂，篱笆边的人，快抓住他！"

安静了一会儿，又响起了一片嚷嚷的声音："抬起他的头……快，灌点白兰地……注意别呛着了他！怎么样了？老伙计，刚才你碰见了什么？快告诉我们！"

最后传来的是一个微弱的尖细的声音（爱丽丝认为这是比尔）："唉，我一点也不知道……再不要，谢

谢你，我已经好多了……我太紧张了，没法说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不知什么东西，就像盒子里的玩偶人[①]一样弹过来，于是，我就像火箭一样飞了出来！”

“不错，老伙计！你真的像火箭一样弹了出来。”另外一个声音说。

“我们必须把房子烧掉！”这是兔子的声音。

爱丽丝马上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你们敢放火的话，我就放黛娜出来咬你们！”

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

爱丽丝想：“不知道它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如果它们有头脑的话，就应该把屋顶拆掉。”

过了一两分钟，爱丽丝听到它们又开始走动了，那只兔子说：“开头用一车就够了。”

“一车什么东西呀？”爱丽丝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但没过一会儿她就知道了。因为突然间像暴雨似的小卵石从窗子倾泻进来，有些小卵石还打到了她的脸上。

“我要让它们赶快住手，”她对自己说，然后又大声喊道，“你们最好别再这样干了！”

这一声喊叫之后，又是一片寂静。

爱丽丝惊奇地发现那些小卵石掉到地板上都变成了小点心。她的脑子里立即闪过了一个念头：“如果我吃上一块，它也许会使我变小。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再大了，那么，它只会把我变小的。”

---

① 西方小孩经常玩一种玩偶盒，一打开盒盖即弹出小玩偶来。





于是，她吞了一块点心，果然立刻明显地缩小了。

她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马上就跑出了屋子。

她看到一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守在外边，那只可怜的小壁虎——比尔在它们中间，两只豚鼠扶着它，正从瓶子里倒东西喂它呢。

爱丽丝出现的瞬间，它们全都冲了上来。她拼命地飞奔，总算跑掉了，很快她就平安地来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里。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爱丽丝在树林中对自己说，"就是把自己变成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第二件事就是去寻找那条通向小花园的路。这是我最好的计划了。"

这实在是个美妙无比的计划，而且安排得十分合理，惟一的困难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去实施这个美妙的方案。

正当她在树林中焦急地四处张望时，她头顶上面

传来了尖细的犬吠声。她赶紧抬头往上看，只见一只大巴儿狗正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望着她，还轻轻地伸出一只爪子，想要抓她。

“可怜的小东西！”爱丽丝一边用哄小孩的声调对它说，一边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它吹口哨。

其实，她心里十分紧张，已经吓得要死，因为她意识到它可能饿坏了，那样无论她怎么友善地哄它，它还是很可能把她当做点心吃掉的。

她几乎手足无措了，只好从地下拾了一根小树枝，向小狗挥动着，抵挡着可能的袭击。只见那只小狗立即跳了起来，高兴地汪汪叫着，向树枝扑过去，假装要咬。

爱丽丝急忙躲进一排蓟树丛后面，以免给小狗扑倒。

她刚躲到另一边，小狗就向树枝发起第二次冲击。

只是它冲得太猛了，不但没有抓着树枝，反而翻了个筋斗。

爱丽丝觉得自己就像同一匹马玩耍，随时都有被它踩在脚下的危险。因此，她又围着蓟树丛转了起来，那只小狗又接连向树枝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可是每一次都冲过了头，然后不得不再后退老远，拼命地狂吠着。

最后它在很远的地方蹲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把舌头伸在嘴外，那双瞪得血红的大眼睛也半闭上了。

爱丽丝立刻意识到逃跑的好机会来了，她马上就转身用尽全力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来，小狗



的吠声离得也很远了，才停了下来。

“这可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啊！”爱丽丝靠在一棵毛茛上，用一片毛茛叶遮着休息时说，“要是我能像正常人那么大，我真想教它玩许多把戏。啊，亲爱的，我几乎忘记我还想再长大呢，让我想一想，这怎么才能做到呢？我应该吃一点什么东西才好，可是应该吃点什么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点什么呢？

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没有任何可以吃喝的东西。只是在离她很近的地方，长着一个大蘑菇，差不多同她一样高。她打量了蘑菇的下面、边沿和背面，又想到还应该看看它的上面



有什么东西。

她踮起脚尖，顺着蘑菇的边沿朝上一看，立即看到一只蓝色的大毛毛虫，正环抱着双臂坐在那儿，悠闲地吸着一个很长的水烟管，根本没有在意到周围其他任何事情，当然也没有特别注意到爱丽丝。



第5章

神奇的蘑菇

过了好一会儿，毛毛虫才看到了爱丽丝，可是它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开口说话。于是他们彼此沉默着注视了好一会儿。

末了毛毛虫才从嘴里取出水烟管，用慢腾腾的、打瞌睡一般的声调开口说起话来。

“你是谁？”毛毛虫问。

听起来，这可不是鼓励人交谈的开场白。

爱丽丝带有几分难为情地回答说：“我……眼下很难说，先生……至少今天早上起床时，我还知道我是谁。但是从那时起，我变了好几回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毛毛虫严厉地说，“你自



己解释一下！”

“我没法解释，先生，”爱丽丝说，“你瞧，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可看不出来。”毛毛虫用严肃的口吻说。

“我不能解释得更清楚了，”爱丽丝非常有礼貌地回答，“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在一天里改变了好几回身体的大小体积是非常不舒服的事。”

“唉，也许你还没有体会，”爱丽丝接着说，“可是当你必须变成一只蝶蛹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这样的——然后再变成一只蝴蝶，我想你会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吗？”

“一点也不。”毛毛虫说。

“哦！可能你的感觉同我不一样，”爱丽丝说，“可是这些事使我觉得非常难受。”

“你！”毛毛虫轻蔑地说，“你是谁？”

这句话又把他们的谈话带回到谈话的开头，对于毛毛虫的那些非常简短的回答，爱丽丝真有点不高兴了。她挺直了身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想还是请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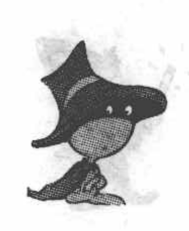
“为什么？”毛毛虫说。

这又成了一个难题，爱丽丝似乎一下子想不出任何比较好的理由来回答它。看来，毛毛虫挺不友好，于是，爱丽丝转身就走了。

“回来！”毛毛虫在她身后大叫道，“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这句话听起来倒是有点诚意了，于是，爱丽丝返回来了。

“别发脾气嘛！”毛毛虫说。



“就是想说这句话吗？”爱丽丝忍住了怒气问道。

“不。”毛毛虫又十分简短地回答道。

爱丽丝想，自己现在反正没什么事，还不如在这儿等一下，也许它最后会说一点儿值得听的话。

可是足足有好几分钟，它只是一个劲地喷着烟雾不说话。

直到爱丽丝等得实在不耐烦了，打算一走了之时，

它才松开胳膊，把水烟管从嘴里拿出来，说："你认为你已经变了，是吗？"

"我想是的，先生。"爱丽丝说，"我平时知道的事，现在都忘了，而且连让自己同样的身材保持十分钟都做不到。"

"你忘了些什么？"毛毛虫问。

"我试着背《小蜜蜂怎么干活》，可是背出来的完全走了样！"爱丽丝忧郁地回答。

"那么你背诵《你老了，威廉爸爸》吧！"毛毛虫说。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好，开始背了：

年轻人毫不掩饰地说：
"你已经老啦，威廉爸爸，
你头上长满了白发。
却总喜欢头朝下倒立，
像你这把年纪，合适吗？"

"当我年轻的时候，"
威廉爸爸回答儿子，
"我怕这样会损坏脑子；
现在我脑袋已经空啦，
可以这样玩个不停。"

"你已经老啦，"年轻人说，
"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已经变得非常肥胖；
可是你一个前空翻跃进门来，
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讲讲。"

"当我年轻的时候,"
老哲人摇晃着灰白的鬈发说,
"我总是让关节保持柔软灵巧,
我用的是这种一先令一盒的油膏,
你想要两盒吗?
请允许我向你推销。"

"你已经老啦,"年轻人说,
"你的下巴应该是
衰老得只能喝些稀汤,
可是你把一只整鹅,
连骨带嘴全都吃光,
请问你怎能做到这样。"

"当我年轻的时候,"爸爸说,
"研究的是法律条文。
我喜欢把每个案子,
都拿来同妻子辩论,
因此我练得下巴肌肉发达,
这使我受益终身。"

"你已经老啦,"年轻人说,
"很难想像,
你的眼睛会像从前一样闪光。
可是你居然能把一条鳗鱼,
竖在鼻子尖上。
请问,你怎么会做得这么棒。"

"够啦,"爸爸说,



“我已经回答你三个问题。
不要太放肆啦，
我不会整天听你胡言乱语。
快滚吧，不然我就要，
一脚把你踢到楼下。”

“背错了。”毛毛虫说。

“我也害怕自己背得不太对了，”爱丽丝怯生生地说，“有些字已经变了。”

“从头到尾都错了。”毛毛虫干脆地说。

然后他们又沉默了几分钟。

这回毛毛虫先开腔了：“你想变成多大的人呢？”

“唉！多大我倒不在乎。”爱丽丝急忙回答，“可是，一个人总不会喜欢老是变来变去的，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毛毛虫说。

爱丽丝不说话了，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么多的反驳，觉得自己快要忍不住发脾气了。

“你满意现在的样子吗？”毛毛虫说。

“哦，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先生，我想再大一点，”爱丽丝说，“像这样三英寸高，太可怜了。”

“这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高度。”毛毛虫生气地说。

它说这话时，使劲地挺直了身子，正好是三英寸高。

“我可不习惯这个高度！”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说道，同时心里想，“我希望这家伙可别发火！”

“不久你就会习惯的！”毛毛虫说完，又把水烟管放进嘴里抽起来了。

这次，爱丽丝决定耐心地等着它开口。

一两分钟之后，毛毛虫从嘴里拿出了水烟管，打了个哈欠，摇了摇身子，然后从蘑菇上下来，向草地爬去。

只是它在爬的时候，顺口说道："一边会使你长高，另一边会使你变矮。"

"什么东西的一边，什么东西的另一边？"爱丽丝想。

"蘑菇。"毛毛虫说，好像爱丽丝在问它似的回答完了这句话，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踪迹。

花了好几分钟，爱丽丝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蘑菇，思考着哪里是它的两边。

因为这个蘑菇实在太圆了，爱丽丝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不管怎样，最后，她伸开双手环抱着它，而且尽量往远处伸展，然后用两只手分别掰下了一块蘑菇边。

"可现在哪边是哪边呢？"她问自己，然后啃了啃右手的那块试试。

忽然之间她就觉得下巴被什么东西猛烈地碰了一下：原来下巴碰着脚背了。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她战栗起来，她缩得太快了，再不抓紧时间自己就完了。于是，她立即去吃左手的另一块蘑菇边，虽然她的下巴同脚顶得太紧，使她几乎张不开口，可总算把左手的蘑菇啃着了一点。

"啊，我的头自由了！"爱丽丝高兴地嚷着，可是转眼间高兴就变成了恐惧。

她发现找不着自己的肩膀了。再往下看时，她只见到了很长的脖子。这个脖子仿佛是矗立在一片绿色海洋中的高树干。

"那些绿东西是什么呢？"爱丽丝说，"我的肩膀呢？哎呀！我的可怜的双手啊，怎样才能再见到你们呢？"

她说话时挥动着双手，可是除了远处的绿树丛中出现一些颤动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看来，她的手没法举到头上来了。

于是，她就试着把头弯下去靠近手。她十分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脖子像蛇一样，可以随意地扭转，上下左右全方位地运动。

她把脖子伸向下方，变成一个“Z”字形，准备伸进那些绿色海洋里去，却发现这些绿色海洋原来是刚才曾经在它下面漫游的树林的树梢。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尖利的嘶叫声，使得她急忙缩回了头。

原来，一只大鸽子朝她脸上飞来，并且扑扇着翅膀疯狂地拍打她。

“蛇！”鸽子尖叫着。

“我不是蛇！”爱丽丝生气地说，“你走开！”

“我再说一遍，蛇！”鸽子重复着，可是已经是用很低的声音在说话了，然后还呜咽地加了一句，“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样能叫它们满意！”

“你的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爱丽丝说。

“我试了树根，试了河岸，还试了篱笆，”鸽子继

续说着，并不在意她，“可是这些蛇！没法子让它们高兴！”

爱丽丝越来越奇怪了。

可是鸽子不说完自己的话，是不会听别人说话的：

“仅仅是孵蛋就够麻烦的啦，”鸽子说，“我还得日夜守望着蛇，天哪！这三个星期我还没合过眼呢！”

“我明白了，你是被蛇干扰得不得安宁吧？”爱丽丝有点明白它说的事情了。

“我刚刚把家搬到树林里最高的树上，”鸽子继续说，把嗓门提高了许多，变成了尖声嘶叫，“我想已经最后摆脱它们了，结果它们还非要弯弯曲曲地从天上下来不可。唉！这些蛇呀！”

“我可不是蛇，我告诉你！”爱丽丝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啊，你是什么呢？”鸽子说，“我看得出你正想撒谎哩！”

“我是一个小姑娘。”爱丽丝也不敢断定自己现在是什么了，她含含糊糊地说，因为她想到了这一天里她经历了许多的变化。

“说得倒挺像那么回事！”鸽子十分轻蔑地说，“我这辈子不知看见过多少个小姑娘，可从没有见过一个长着有你这么长的脖子的！绝对没有！你明明就是一条蛇，不用再辩解了，我知道你还会辩解说，你从来没有吃过一只蛋吧！”

“我确实吃过许多的蛋，”爱丽丝说（她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你知道，小姑娘也像蛇那样，会吃好多蛋的。”

“我不相信，”鸽子说，“假如她们也吃蛋的话，我只能说她们也是一种蛇。”

这对于爱丽丝真是个新的概念，她足足愣了好儿分钟。

于是，鸽子趁机又加了一句："反正你是在找蛋，因此，你是姑娘还是蛇，对我都是一样的。"

"这对我很不一样呢，"爱丽丝急忙分辩说，"而且老实说，我不是在找蛋，就算我在找蛋，我还不要你的呢！我是从来不吃生蛋的。"

"哼，那就滚开！"鸽子生气地说着，同时又飞下去钻到它的窝里去了。

爱丽丝费了好大的劲儿努力地往树林里蹲，因为她的脖子常常会被树杈挂住，必须不时地停下来解开。

过了好一会儿，她够到了手里的两块蘑菇，于是她又十分小心地咬咬这块，又咬咬那块，因此她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最后终于使自己



成了平常的高度了。

由于她已经很久不是正常高度了,所以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不过过了几分钟她就习惯了。然后又像平常那样同自己说话了。

“好啊，现在我的计划完成一半了。这些变化太让人奇怪了，我真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变成什么样儿。不管怎样，现在我总算恢复到自己原来的大小了,我马上就可以去那个美丽的花园了。可是我该怎么去呢？”

说话间她来到了一片开阔地,这里有一间四英尺高的小房子。

“不管是谁住在这里，”爱丽丝想，“我现在这样子进去,准会把它们吓得灵魂出窍的。”

她又小口小口地咬了一点右手上的蘑菇,一直把自己变成了九英寸高时,才走向那座小房子。



第6章

奇异的猫

她来到了小房子前面看了一会儿，正在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突然间，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从这个仆人的脸来看，他应该是一条鱼）从树林跑来，用脚使劲儿地踢着门。

另一个长着圆脸庞和像青蛙一样的大眼睛的仆人过来开了门。爱丽丝注意到这两个仆人，都戴着涂了脂的假发。她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从树林里悄悄地探出头来偷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见鱼仆人从胳膊下面拿出一封很大的信——这封信几乎有他身子那么大，然后把信递给了那一个

青蛙仆人，并且用十分严肃的声调说："致公爵夫人：王后邀请她去玩槌球。"

那位青蛙仆人将语序变了一下，也用同样十分严肃的声调重复着说："王后的邀请：请公爵夫人去玩槌球。"

然后他们俩都深深地向对方鞠了个躬，可这下子却让他们的假发缠到一起了。

爱丽丝看到这一情景差一点要放声大笑起来，她不得不远远地跑进树林里，免得被他们发现。

等到她笑够了之后再出来偷看时，鱼仆人已经走了。只有另一位青蛙仆人坐在门口的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发楞。

爱丽丝怯生生地走到门前，敲了一下门。

"不要敲了。"那位仆人说，"因为，一、我和你一样，都在门外；二、他们在里面吵闹，你再敲里面也不会听到声音。"

爱丽丝仔细一听，果然里面传来了很响的吵闹声，有一连串的号叫，有接二连三的打喷嚏声，还有打碎东西的声音，好像是打碎盘子或瓷壶的声音。

"请你告诉我，"爱丽丝说，"我该怎么进去呢？"

"如果这扇门处在我们中间，你来敲门，可能还有点用，"那仆人并不注意爱丽丝，继续说着，"假如你在里面敲门，我就能让你出来。"

他说话时眼睛一直盯着天空，爱丽丝觉得他这是极不礼貌的。

"也许他没有办法，"她对自己说，"他的两只眼睛快长到头顶上去了。但至少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我该怎样进去呢？"因此，她又大声重复地问道。

"我坐在这里，"那仆人继续说他的，"直到明

天……”

就在这时，这座房子的门打开了，一只大盘子朝仆人的头飞来，掠过他的鼻子，在他身后的一棵树上砸碎了。

“……或者再过一天。”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仆人几乎像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似的毫无反应，继续用同样的口吻说话，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该怎么进去呢？”爱丽丝又提高了声调大声地问。

“你到底要不要进去呢？”仆人说，“要知道这是应该首先做出的选择。”

这是当然的喽，不过爱丽丝不愿意承认这点，“真讨厌，”她对自己喃喃地说道，“这些生物讨论问题的方法真让人发疯。”

那仆人稍微改变了一点儿说法，继续说道：“我将从早到晚坐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

“可是我该干什么呢？”爱丽丝说。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仆人说完就吹起口哨来了。

“唉，同他说话没用！”爱丽丝失望地说，“他完全是个白痴！”然后她就推开门自己走进去了。

这扇门一直通到一间大厨房。

厨房里烟雾腾腾，公爵夫人在房子中间，正坐在一只三腿小凳上照料着一个婴孩。厨师俯身在炉子上的一只大锅里搅拌着，锅里好像盛满了汤。

“汤里的胡椒太多了！”爱丽丝费劲地对自己说，并且不停地打着喷嚏。

空气里的胡椒味确实太浓了，连公爵夫人也不时地打着喷嚏。而那个婴孩，不是打喷嚏就是号叫，一

分钟也不能安静。这间厨房里只有两个生物不打喷嚏，就是女厨师和一只大猫，那只猫正趴在炉子旁，咧着嘴笑哩。

“请告诉我，”爱丽丝有点胆怯地问，因为她还不太清楚自己先开口说话是不是有些冒昧，“为什么你的猫能笑呢？”

“它是柴郡猫[①]，”公爵夫人说，“这就是为什么它会笑了。猪！”

公爵夫人凶狠地说出最后的一个字，把爱丽丝吓了一大跳。

但是，爱丽丝马上发觉最后这个字眼不是说自己，而是在同婴孩说话。于是她又鼓起了勇气，继续说道：

“我从来不知道柴郡猫会经常笑，实际上，我压根儿不知道猫会笑的。”

“它们都会的，”公爵夫人说，“起码大多数都会笑。”

“可我连一只都没见过。”爱丽丝非常有礼貌地说。她对这个开场的谈话感到有些兴奋。

“你知道的太少了，”公爵夫人说，“这是个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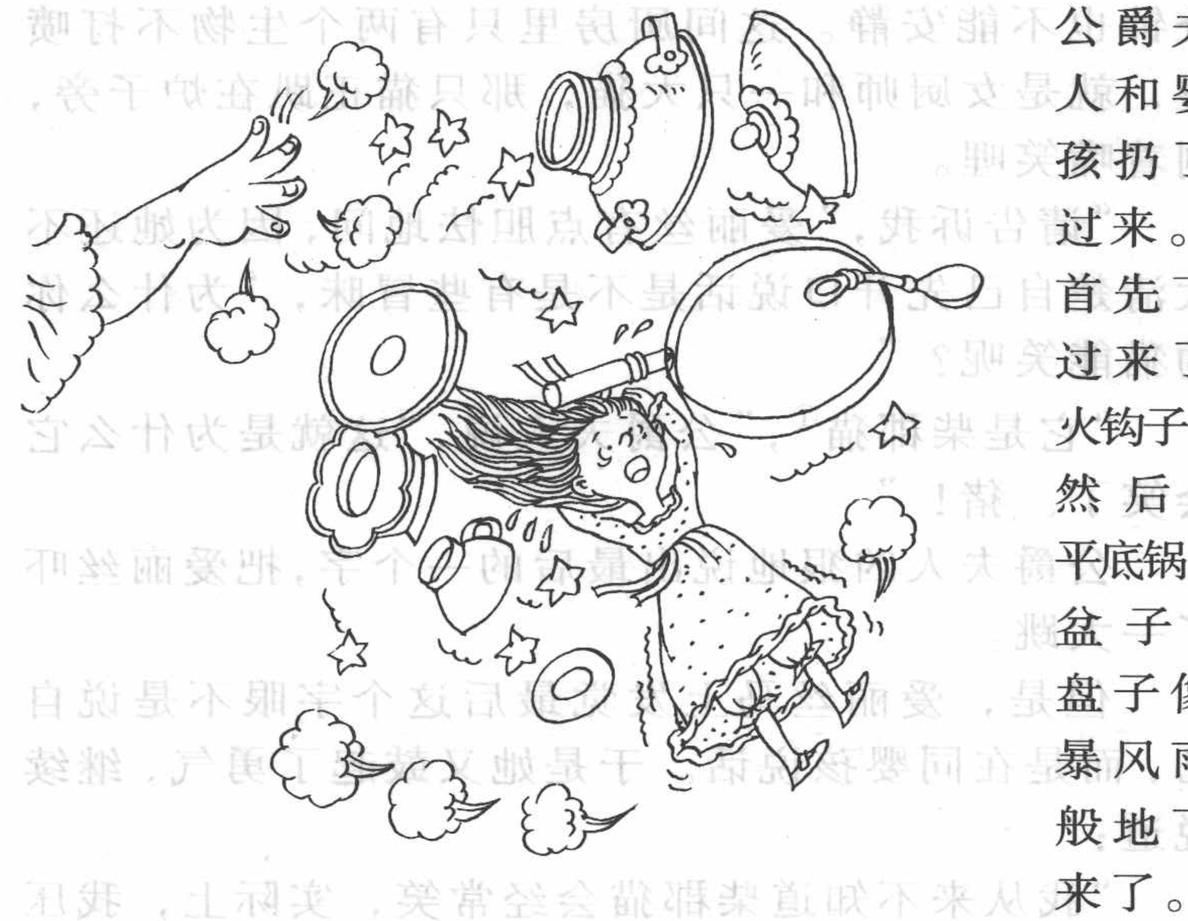
爱丽丝很不喜欢她这种谈话的口气，打算换个话题。

她正在想着另一个话题的时候，女厨师把汤锅从火上端开了，然后立即把她能拿到手的所有东西都向

---

① 柴郡猫：郡，英国的行政区域单位，柴郡是一个郡的名称。由于本书的影响巨大，现在西方人都把露齿傻笑的人称为柴郡猫。





公爵夫人和婴孩扔了过来。首先飞过来了火钩子，然后，平底锅、盆子、盘子像暴风雨般地飞来了。

可是，公爵夫人毫不理会，连它们打到了身上都毫无反应。而那婴孩早已经拼命地号叫了，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打着了他没有。

“喂，当心点！”爱丽丝喊着，吓得心怦怦直跳。

“哎哟，他那小鼻子完了。”真的，一只特大平底锅紧擦着婴孩的脸飞过，差点就把他的鼻子削掉了。

“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公爵夫人嘶哑着嗓子嘟囔着说，“地球就会比现在转得快一些。”

“这并没有什么好处，”爱丽丝说，她很高兴有个机会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你想想，这会给白天和黑夜带来什么结果呢？要知道地球绕轴转一回要用二十四个小时。”

“说什么？”公爵夫人说，“把她的头砍掉！”

爱丽丝惶恐不安地瞧了女厨师一眼，看她是否准备执行这个命令。

女厨师此时正忙着搅汤，好像根本没听到公爵夫人的话一样。

于是爱丽丝又继续说：“我想是二十四个小时，或许是十二个小时，我……”

“唉，别打扰我！”公爵夫人说，“我受不了数字！”她说完又去照料孩子了。

她哄孩子时唱着一支催眠曲，唱到每句的末尾，她都要把孩子使劲地摇几下。

对你的小男孩要粗暴地说话，
在他打喷嚏的时候就揍他，
因为他这样只为了捣乱，
他不过是想撒娇卖傻。

合唱（女厨师和小孩也参加）：

哇！哇！哇！

公爵夫人唱第二段歌曲时，将那个婴孩上上下下地猛力扔着，弄得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没命地号哭，所以爱丽丝快要听不清唱词了：

我对我的小孩说话严厉，
他一打喷嚏我就狠狠揍他，
因为他只要高兴，
可以随时欣赏胡椒的味道。

合唱：



哇！哇！哇！

“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抱他一会儿！”公爵夫人一边对爱丽丝说，一边已经把小孩扔过来给她了。“我要同王后玩槌球去了，得准备一下。”公爵夫人一说完就急忙地走出了房间。

她往外走的时候，女厨师又不失时机地从后面向她扔了一只炸油锅，可惜这下子并没有打着她。

爱丽丝使劲儿地抓住那个小孩，因为他是个十分奇特的小生物，他的胳膊和腿向各个方向伸展。“真像只海星。”爱丽丝想。

她抓着他时，这可怜的小家伙像蒸汽机似的哼哼着，还把身子一会儿蜷曲起来，一会儿又伸展开去，就这样不停地折腾，把爱丽丝弄得疲于奔命。一开始时，她只能勉强把他抓住。

她好容易找到一种抱住他的办法（把他像打结一样握在一处，然后抓紧他的右耳朵和左脚，他就不能伸展了）后，就把他带到屋子外面的露天地方去了。

“如果我不把这个婴孩带走，”爱丽丝想，“她们肯定一两天里就会把他打死的。把他扔在这里不就害了他吗？”最后一句话她说出了声来，那小家伙咕噜了一声作为回答（这段时间他已经不打喷嚏了）。“别咕噜，”爱丽丝说，“你这样子太不像话了。”

那婴孩又咕噜了一声，爱丽丝很不安地看了看他的脸，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他鼻子朝天，根本不像个正常人样，倒像个猪鼻子；他的眼睛也变得很小，不像个婴孩了。爱丽丝很不喜欢他这副模样。

“也许他在哭吧。”爱丽丝想，于是就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眼睛，可是发现他并没有流眼泪。



没有，一点儿眼泪也没有。

“如果你变成了一只猪，”爱丽丝严肃地说，“听着，我可再不理你了！”那可怜的小家伙又抽泣了一声（或者说又咕噜了一声，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哪种），然后他们就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爱丽丝想：“我回家去怎么处置这小生物呢？”

这时，他又猛烈地咕噜了一声，爱丽丝马上警觉地看了看他的脸。这一次一点儿都不会弄错了，它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猪。她觉得要是还带着它，就太滑稽可笑了。

于是她轻轻地把这小生物放在地上，看着它飞快地跑进树林，自己的心里也感到十分轻松。

“如果它长大的话，”爱丽丝对自己说，“一定会成为可怕的丑孩子，要不就成为一只漂亮的猪。”接着她一个个去回想着她认识的孩子，看看谁如果变成猪更像样些。她刚想对自己说：“只要有人告诉他们变化的办法……”这时，那只柴郡猫把她吓了一跳，



它正坐在几码远的树枝上。

那只猫对着爱丽丝发笑，看起来像是有一个好脾气。“不过它还是有很长的爪子和许多牙齿，因此还应该对它尊敬点。”爱丽丝想。

“柴郡猫。”她胆怯地说，不知道它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可是，它听到了这个称呼之后，嘴巴笑得咧开了花。

“哦，它很高兴，”爱丽丝想，又继续说了下去，“请你告诉我，离开这里应该走哪条路？”

“这要看你想上哪儿去。”猫说。

“去哪儿我都不大在乎。”爱丽丝说。

“那你走哪条路都没关系。”猫说。

“只要能走到一个地方。”爱丽丝又补充说了一句。

“哦，”猫说，“只要你走得很远的话，那就行了。”

爱丽丝认为这话是没法反对的，所以她又试着提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这周围住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方向。”猫说着，把右爪子挥了一下，“住着个帽匠。”

“那个方向，”猫挥动了另一只爪子，“住着一只三月兔。你喜欢访问谁就访问谁，他们俩都是疯子。”

“我可不想到疯子中间去。”爱丽丝回答。

“啊，这可没法子，”猫说，“住在我们这儿的全都是疯子，我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爱丽丝问。

“一定是的，”猫说，“不然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爱丽丝想这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她还是继续问：



"你又怎么知道你是疯子呢？"

"咱们先从这里说起，"猫说，"狗是不疯的，你同意吗？"

"也许是吧！"爱丽丝说。

"好，那么，"猫接着说，"你知道，狗生气时就叫，高兴时就摇尾巴。可是我，却是高兴时就叫，生气时就摇尾巴。所以，我是疯子。"

"我把这说成是打呼噜，不是叫。"爱丽丝说。

"你怎么说都行，"猫说，"你今天同王后玩槌球吗？"

"我很喜欢玩槌球，"爱丽丝说，"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邀请我！"

"你会在那儿看到我的！"猫说完突然就消失了。

现在，爱丽丝对这些已经并不太惊奇了，她已经习惯这里不断发生着的各种怪事了。

她下意识地望着猫坐过的地方。这时，猫又突然出现了。





“顺便问一下，那个婴孩变成什么了？”猫说。

“他已经变成一只猪了。”爱丽丝平静地回答说。

“我想它就会那样的。”猫说着眨眼之间又消失了。

爱丽丝等了一会，希望还能再看见它，可是这一回它再也没出现了。

于是，她就朝着三月兔住的方向走去。

“帽匠那儿，我也要去的。”她对自己说，“三月兔一定非常有趣，现在是五月，也许它不至于太疯——至少不会比三月份更疯吧。”

就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爱丽丝一抬头又看见那只猫，它正坐在一根树枝上。

“你刚才说的是猪，还是竹？”猫问。

“我说的是猪，”爱丽丝回答，“我希望你的出现和消失不要太突然了，这样会把人搞得头晕眼花的。”

“好。”猫答应着。

于是，这一次它消失得非常缓慢，从尾巴尖开始消失，一直到最后看不见它的笑脸，那个笑脸在它的身体消失后好久还停留了一会儿。

“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脸的猫，”爱丽丝想，“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脸呢。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儿了。”

她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间房子。

她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了，因为那里的烟囱像长耳朵，屋顶铺着兔子毛。

那座房子很大，她有点害怕，不敢走近。于是，她又咬了一口左手的蘑菇，使自己长到了两英尺高，这才胆怯地走上前去，她对自己说：“要是它疯得太厉害的话怎么办？我还不如去看看帽匠呢！”



第7章

荒诞的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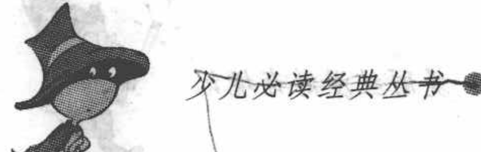
在那座大房子前面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张桌子。

三月兔和帽匠正坐在桌旁喝着茶，一只睡鼠在他们中间酣睡着，那两个家伙把睡鼠当做垫子，把胳膊支在它身上并在它的头上聊着。

“这睡鼠可不太舒服了，”爱丽丝想，“不过它睡着了，可能就不会在乎了。”

那张桌子很大，他们三个都挤在桌子的一角。“没地方啦！没地方啦！”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就大声嚷着。

“地方多得很呢！”爱丽丝说着，就在桌子另一端的大扶手椅子上坐下来。





“要喝酒吗？”三月兔热情地问。

爱丽丝扫视了一下桌上，除了茶，什么也没有。

“我没有看见酒啊！”她回答说。

“根本就没酒嘛！”三月兔说。

“那你说喝酒就不太礼貌了。”爱丽丝有些生气地说。

“你没受到邀请就坐了下来，也是不太礼貌的。”三月兔回敬了她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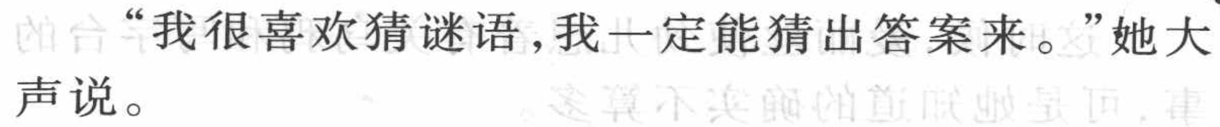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爱丽丝说，“这里可以坐下好多人呢，根本不止三个人！”

“你的头发该剪剪了。”帽匠好奇地看了爱丽丝一会儿，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应该学会不随便评论别人，”爱丽丝板着脸说，“这是非常失礼的。”

帽匠睁大眼睛听着，可是末了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一只乌鸦为什么会像一张写字台呢？”

“现在我们可有好玩的事了！”爱丽丝想。



"我很喜欢猜谜语，我一定能猜出答案来。"她大声说。

"你是说你能说出答案来吗？"三月兔问。

"是这样。"爱丽丝说。

"那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三月兔继续说。

"我正是这样的，"爱丽丝急忙回答，"至少……至少凡是我说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回事，你知道。"

"根本不是一回事，"帽匠说，"那么，你说'凡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凡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能吃'，也算是一样的了？"

三月兔又加了一句："那么说'凡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凡是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我的'，也是一样的喽？"

睡鼠也像说梦话一般地说道："那么说'我睡觉时总要呼吸'和'我呼吸时总在睡觉'也是一样的吗？"

"这对你倒真是一样。"帽匠对睡鼠说。

谈到这里话题中断了，大家都沉默了下来。



这时候，爱丽丝使劲儿想着有关乌鸦和写字台的事，可是她知道的确实不算多。

帽匠打破了沉默，"今天是这个月的几号？"他一面问爱丽丝，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看着，还不停地摇晃，然后又拿到耳朵边听了又听。

爱丽丝想了想说："四号。"

"错了两天！"帽匠叹气说，"我告诉你不该加奶油的。"他生气地看着三月兔又加了一句。

"这是最好的奶油了！"三月兔辩解说。

"不错，可是不少面包屑也掉进去了，"帽匠咕噜着，"你不应该用面包刀切奶油。"

三月兔拿起怀表看了又看，然后把它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接着又拿起来看了看，但是除了说"这是最好的奶油了"，再没别的说了。

爱丽丝好奇地从他肩头上看了看。"多么奇怪的怀表啊，"她说，"它告诉你几月几日，却不告诉时间。"

"为什么要告诉时间呢？"帽匠嘀咕着，"你的表告诉你哪一年吗？"

"当然不，"爱丽丝很快地回答说，"可是很长时间里年份不会变的。"

"这也是我的表不报时间的原因。"帽匠说。

爱丽丝被弄得莫名其妙，帽匠的话听起来没有任何意思，然而确实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话。"我不大懂你的话。"她很礼貌地说。

"睡鼠又睡着了。"帽匠说着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一点热茶。

睡鼠立即晃了晃头，没睁开眼就说："当然，当然，我自己正要这么说呢。"

"你猜到那个谜语了吗？"帽匠问爱丽丝。

“没有，我猜不出来，”爱丽丝回答，“谜底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帽匠说。

“我也不清楚。”三月兔说。

爱丽丝轻轻地说了一声：“我认为你应该珍惜时间，出这样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实在是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

“如果你也同我一样熟悉时间，”帽匠说，“你就不会叫它‘宝贵的时间’，而把它叫做‘老伙计’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爱丽丝说。

“你当然不懂，”帽匠得意地晃着头说，“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同时间说过话。”

“没有，”爱丽丝小心地回答，“但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总是按着时间打拍子的。”

“唉，这就完了！”帽匠说，“它最不高兴人家按住它打了。如果你同它要好，它会让钟表听你的话，譬如说，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正是上学的时间，你只要悄悄地对时间说一声，钟表就会一下子转到一点半，该吃午饭了！”





“我真希望是这样。”三月兔小声自语道。

“那太棒了！”爱丽丝思索着说，“可是要是我还不饿怎么办呢？”

“一开始也可能不饿，”帽匠说，“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保持在一点半钟。”

“你是这样办的吗？”爱丽丝问。

帽匠伤心地摇摇头，“我可不行了，”他回答，“我在三月份和时间吵了架——就是它发疯前（他用茶匙指着三月兔），那是在红心王后举办的一次大音乐会上，我演唱了：

闪闪的小蝙蝠，
我觉得你十分奇怪！

你可能知道这首歌吧？”

“我听过一首同它有点像。”[①]爱丽丝说。

“下面是这样接着的。”帽匠继续唱道：

你地面上飞得多高，
就像茶盘在天空上。
闪啊，闪啊……

睡鼠摇晃了一下身子，在睡梦中开始唱道：“闪啊，闪啊，闪啊，闪啊……”它一直不停地唱下去，直到他们捅了它一下才停了下来。

---

① 原来的歌词为“闪闪的小星，你是多么的奇怪……”帽匠全唱错了。这首歌现在中国有唱片，有些中小学常常播放。

“第一段还没唱完，”帽匠说，“王后就大喊起来，‘它简直是在糟蹋时间，砍掉它的头！’”

“太残忍了！”爱丽丝轻轻喊了一句。

帽匠继续伤心地说：“从那以后，它就再也不愿意按我的要求做了，总是停在六点钟。”

爱丽丝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问：“所以这儿总是有这么多茶具吗？”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帽匠叹了一口气说，“只有喝茶的时间，连洗茶具的时间也没有了。”

“所以你们就围着桌子转？”爱丽丝问。

“正是这样，”帽匠说，“茶具用脏了，我们就往下挪。”

“可是你们转回来以后怎么办呢？”爱丽丝继续问。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三月兔打着哈欠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我听烦了，建议让小姑娘讲个故事吧！”

“恐怕我一个故事都讲不好。”爱丽丝说，她对这个提议有点紧张。

“那么睡鼠讲一个！”三月兔和帽匠一齐喊道。

“醒醒，睡鼠！快醒醒！”他们俩马上从两边一起捅它。

睡鼠慢腾腾地睁开眼，无力地说：“我没有睡，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着呢。”

“给我们讲个故事！”三月兔说。

“是的，请讲一个吧！”爱丽丝恳求着。

“而且要快点讲，要不然你还没讲完又睡着了。”帽匠加了一句。

于是，睡鼠就急急忙忙地讲了起来：

“从前有三个小姐妹，她们的名字是：埃尔西、莱斯、蒂尔莉，她们住在一个井底下……”





“她们靠吃什么东西活下来呢？”爱丽丝总是最关心吃喝的问题，这自然也是最实际的问题。

“她们靠吃糖浆生活。”睡鼠想了一下说。

“啊，这样可不行的，她们会生病的。”爱丽丝轻声说。

“是的，她们确实都生病了，病得很厉害。”睡鼠说。

爱丽丝努力想像着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是个什么情形，可是觉得又太费脑筋了。于是，她又问了一句：“她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再多喝一点茶吧！”三月兔认真地对爱丽丝说。

“我还一点都没喝，所以你不应该说再多喝一点！”爱丽丝有点不满地回答，她认为说话应该严谨认真。

“你应该说不能再少喝点了，”帽匠说，“比没有喝再多喝一点更容易一些。”

“没人来问你！”爱丽丝不满地抢白道。

“现在是谁失礼了？”帽匠得意地问。

这下子爱丽丝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只得自己倒了点茶，拿了一小块奶油面包，又转向睡鼠重复了一遍她刚才的问题："她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睡鼠又想了一会，说："因为那是一个糖浆井。"

"没有这样的井！"爱丽丝认真地和他较起劲了。

帽匠和三月兔不停地发出"嘘、嘘……"的声音，睡鼠有些生气地说："如果你不讲礼貌，那么你来把故事讲完吧！"

"不，不！还是请你继续讲下去吧！"爱丽丝低声恳求着说，"我再不打岔了，也许真有那样一个井吧！"

"当然有一个！"睡鼠煞有介事地说，又继续往下讲了起来：

"这三个小姐妹学着去画画。"

"她们画什么呢？"性急的爱丽丝忘了自己刚才的保证，又问了起来。

"糖浆。"睡鼠这次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想要一只干净的茶杯，"帽匠插嘴说，"让我们移动一下座位吧。"

他边说边挪到了下一个位子上。睡鼠也跟着他挪了一下，三月兔接着就挪到了睡鼠的位子上。

爱丽丝很不情愿地坐到了三月兔的位子上。这次挪动座位惟一得到好处的是帽匠，而爱丽丝现在的位子比以前差多了，因为三月兔把牛奶罐打翻在座位上了。

爱丽丝生怕再惹睡鼠生气，可是又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她开始小心翼翼地说："可是我弄不明白，她们从哪儿取来的糖浆呢？"

"你能够从水井里打水，"帽匠说，"你也应该知道从糖浆井里能够汲出糖浆来，怎么样，你这个傻瓜！"

"但是她们在井里呀！"爱丽丝对睡鼠说。

“她们当然是在井里啦，”睡鼠说，“而且还在很深的井里面呢。”

这下子把可怜的爱丽丝给难住了，她好大一会儿没有再插嘴问睡鼠，它一直讲了下去。

“她们学着画画，”睡鼠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打了个哈欠，又不停地揉揉眼睛，显然已经非常困倦了，“她们画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每件东西都是用‘老’字开头的。”

“为什么用‘老’字开头呢？”这下子爱丽丝又忍不住发问了。

“为什么不能呢？”三月兔说。

爱丽丝不吭声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睡鼠这时候已经蒙蒙眬眬地闭上了眼，开始打起盹来了。

帽匠又使劲地捅了一下它，弄得它发出一声尖叫醒来了，继续往下讲道：“用‘老’字开头的东西，例如老鼠笼子、老头儿，还有老多。你常说老多东西，可是你怎么画出这个老多来？”

“你是在问我吗？”老实的爱丽丝这下又给难住了，说，“我还没想……”

“那么你就应该学会闭紧嘴巴！”帽匠毫不客气地教训了她一下说。

这句话使爱丽丝无可忍受了，她愤愤地站起来走了，睡鼠也马上睡着了。

那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在意爱丽丝走掉。起初，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他们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留她一下。后来她看见他们正要把睡鼠塞进茶壶里去。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了，”爱丽丝又继续在树林中寻找着回家的路，她对自己说，“这



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茶会了。”

就在她独自嘀嘀咕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树上开有一个门，可以直接走进去。

“真奇怪！”她想，“不过今天的每件事都很奇怪，我进去看看吧！”

她边想边走进去了。

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那个很长的大厅里，而且靠近了那只小玻璃桌子。

“啊，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了！”她说着拿起了那个小金钥匙，打开了花园的门，然后轻轻地咬了一口蘑菇（她还留了一小块在口袋里呢），等到自己又缩成大约一英尺高时，她就直接走过了那条小通道，终于进入了美丽的花园，到达了漂亮的花坛和喷泉中间了。





第8章

荒唐的槌球游戏

花园的门口有一棵大玫瑰树，花是白色的，三个园丁正忙着把白花染红。

爱丽丝的好奇心又发作了，忍不住走了过去，想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她走过去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说："小心点，老五！别把颜料溅到我身上来了。"

"不是我不小心，"那个叫做老五的人生气地说，"是老七碰到了我的胳膊。"

这时老七抬起头说："得啦！老五，你总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你最好别多说了，"老五说，"我昨天听王后说，



你该被斩头的！"

"为什么？"第一个说话的人问。

"这与你无关，老二！"老七说。

"不，与他有关！"老五说，"这是因为你给厨师拿去的不是洋葱，而是郁金香根！"

老七扔掉了手上的刷子，仿佛大有感慨地说："说到不公平的事啊……"他说话时突然看到了爱丽丝，她正站着那儿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他随即不再往下说了，那两个人也回过头来看着爱丽丝，然后三人都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请你们告诉我，"爱丽丝胆怯地说，"你们为什么要染玫瑰花呢？"

老五和老七都望着老二，老二低声说："哦，小姐，你知道，这里应该种红玫瑰的。可是我们弄错了，种了白玫瑰。假如这件事被王后发现，我们全都得被杀头。小姐，你看，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在王后驾临前，把……"

就在这时，一直在四处张望的老五，突然低声喊道："王后来了！王后来了！"这三个园丁仿佛受过了训练一般，立即全都脸朝下地趴在地上了。

这时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爱丽丝则十分好奇地观望着，想看看王后到底是个什么样。

走在前面的是十个手拿狼牙棒的士兵，他们的样子全都和三个园丁一样，都是长方形的平板，手和脚分别长在板的四角上。

接着走过来了十名侍臣，这些人全都用钻石装饰着，像那些士兵一样，两个两个并排着走。

侍臣的后面是王室的孩子们，一对对手拉着手

蹦蹦跳跳着跑来了，他们全都用红心[1]装饰着。

孩子们的后面是宾客，大多数宾客也是国王和王后。在那些宾客中，爱丽丝认出了那只白兔，它正在神经质地说着话，对别人说的话都一律点头微笑，却没注意到爱丽丝。

接着是一个红心武士，双手托着放在紫红色垫子上王冠。这庞大的队伍之后，才是红心国王和王后。

爱丽丝不知道是否应该像那三个园丁那样，脸朝下趴着。她根本不知道王室行列经过时，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要是人们都是脸朝下趴着，谁来观看这个行列呢？"她这样想着，就站在那里，等着瞧热闹。

队伍走到爱丽丝面前时，全都停下来注视着她。

王后严厉地问一个红心武士："这是谁呀？"

红心武士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用鞠躬和微笑作为回答。

"傻瓜！"王后不耐烦地摇摇头说，然后自己转向爱丽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孩？"

"我叫爱丽丝，陛下。"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但是她对自己低声地嘀咕了一句："哼！他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用不着怕他们！"

"他们是谁呢？"皇后指着三个园丁问。

那三个园丁正围着一株玫瑰趴在地上，他们背上的图案同这副纸牌的其他成员一样，所以看不出这是园丁呢还是士兵、侍臣，或者是她自己的三个孩子。

---

① 红心和侍臣的钻石，士兵的狼牙棒，是纸牌中的三种花色。即：红桃、方块、草花，英文原意为红心、钻石、棒子。



“我怎么知道呢？这不干我的事！”爱丽丝回答，连她自己都对自己的勇敢感到惊奇。



王后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她确实气坏了，因为很少有人敢对她这样说话，因此她像野兽一样瞪圆了双眼怒视着爱丽丝，然后尖声叫道：“快给我砍掉她的头！砍掉……”

“废话！”爱丽丝大声呵斥说。

而王后却忽然不说话了。

国王赶紧用手拉了一下王后的胳膊，小声地说：“我亲爱的，冷静点，她还只是个孩子啊！”

王后恼怒地从国王身边扭头走开了。她指着趴在地上的三个园丁对武士说：“把他们翻过来。”

武士用脚把他们三个翻了过来。

“起来！”王后厉声叫道。

那三个园丁赶紧爬起来，开始向国王、王后、王室的孩子们以及每个人一一鞠躬。



“停下来！”王后尖叫着，“把我的头都弄晕了！”

她转身看着那株玫瑰继续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陛下，愿您开恩，”老二低声下气地跪下一条腿说，“我们正想……”

“我明白了！砍掉他们的头！”王后察看了一阵玫瑰花后说。

队伍又继续前进了，留下三个士兵来处死这三个不幸的园丁。

三个园丁急忙跑向爱丽丝，想得到她的保护。

“我不会让你们被砍头的！”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赶紧把他们藏进旁边的一个大花盆里。

那三个士兵走过来之后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只好悻悻而归，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了。

“他们的头砍掉没有？”王后见到那三个士兵回来后大声吼道。

“已经砍掉了，陛下！”士兵大声回答。

“好极了！”王后说，“你会玩槌球吗？”

士兵们都不约而同地看着爱丽丝。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爱丽丝说的。

“会！”爱丽丝大声回答。

“那就赶快过来！”王后用命令的口吻大声喊道。

爱丽丝赶紧跑了过去加入了这个队伍，她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无所知。

“这……这真是一个好天气呵！”爱丽丝听到她们身旁有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说。

原来爱丽丝恰好走在白兔的旁边，白兔正焦急地偷偷看着她的脸呢！

“是个好天气，”爱丽丝说，“喂，你知道公爵夫人



在哪儿呢？”

“嘘，嘘！”兔子急忙小声制止她，同时还惶惑不安地转过头向不远处的王后看了看，然后才偷偷地把嘴凑到爱丽丝的耳朵根上，悄悄地说：“她被判处了死刑！”

“啊？为什么？”爱丽丝问。

“你是说她可怜吗？”兔子问。

“不，不是，”爱丽丝问，“我没说她可怜不可怜的问题，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她居然打了王后一记耳光……”兔子说。

爱丽丝一想到王后被打耳光时的情景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嘘！”兔子又露出了十分恐慌的神色赶紧制止说，“王后会听到的！你知道，公爵夫人来晚了，王后说……”

“各就各位！”王后炸雷般地喊了一声。

人们急忙朝各个方向跑开了，因为跑得太急相互之间你撞来我撞去的，一两分钟之后，每个人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于是游戏开始了。

爱丽丝从来没见过这样奇怪的槌球游戏，球场到处都是坎坷不平的，槌球是一只活刺猬，槌球棒是一只活红鹤①，士兵们则是手脚着地当球门。

一开始，爱丽丝怎么也摆弄不好那只红鹤，后来总算才能将红鹤的身子驯服地夹在胳膊底下，让红鹤

---

① 红鹤：Phoenicopterus 科，趾间有蹼，因种不同羽色各异，有红、灰等色。虽称红鹤，但与鹤科 Gruidae 无关。中国无此鸟。

的腿垂在下面。

可当她好不容易把红鹤的脖子弄直，准备用它的头去打那只刺猬时，红鹤却忽然把它那长长的脖子扭了上来，用一种十分滑稽的表情看着爱丽丝的脸，惹得爱丽丝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等她笑够之后把红鹤的头按下去准备再一次打球的时候，却有些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舒展开了身子爬走了。

另外，把刺猬球打过去的路上，老是碰到一些土坎或小沟，躬腰做球门的士兵们不得不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他地方去。爱丽丝不久就得出结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为难人的游戏。



参加游戏的人常常等不及轮到自己，就一起打起球来了，于是便不时地为了争夺刺猬吵闹，甚至打起架来。王后很快便大发雷霆，跺着脚来回地

走，大约每分钟就叫喊一次，“砍掉他的头！”“砍掉她的头！”

爱丽丝感到非常不安，虽然她还没有同王后发生冲突，可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那是每分钟都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她想，“我怎么办呢？这儿的人太喜欢砍头了！可奇怪的是，现在还有许多人活着。”

爱丽丝开始寻找逃跑的路，而且还不想被人发现。

这时，她发现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起初她惊奇极了，仔细观察了一两分钟后，她判断出这是一个笑容，便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是柴郡猫，现在我可有人说话了。”

“你好吗？”柴郡猫刚现出了能说话的嘴，就向爱丽丝打招呼问道。

爱丽丝等到它的眼睛也出现了，才点点头。

“现在跟它说话没用处，”她想，“应该等它的两只耳朵也出来了，至少出来了一只时再说话。”

过了一两分钟，柴郡猫的整个头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红鹤，给它讲起打槌球的情况。

那只猫似乎认为它出现的部分已经够了，就没有显露出身子。

“他们玩得不公平，”爱丽丝抱怨说，“而且吵来吵去闹得太厉害了，弄得每个人连自己说的话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比赛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即使有的话，也没人会遵守。还有，最让人想像不到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譬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而那个球门却散步去了；再譬如，我正要用自己的球碰王后的刺猬球，哼，它一见我的球来就撒腿跑啦！”

“你喜欢王后吗？”猫轻声说。

"一点都不喜欢，"爱丽丝说，"她非常……"正说到这里，她突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于是她马上改口说，"非常会玩槌球，别人简直不必再同她比了。"

王后微笑着走开了。

"你在跟谁说话？"国王走过来问爱丽丝，他十分奇怪地看着那个猫头。

"请允许我介绍，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爱丽丝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它的模样，不过，如果它愿意的话，它可以吻我的手。"国王说。

"我不愿意。"猫回答。

"不要失礼！"国王说，"不要这样看着我！"他一边说一边躲到爱丽丝的身后。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一本书上见过这句话，不过记不得是哪本书了。”爱丽丝赶快打圆场说。

“不管怎么说必须把这只猫弄走！”国王毫不通融地说，接着就转过身子向王后喊道，“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把这只猫弄走。”

王后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只有一种：“砍掉它的头！”她看也不看一下就这样说。

“我亲自去找刽子手。”国王十分兴奋地说着，急急忙忙走开了。

爱丽丝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着，这才想起看看游戏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爱丽丝这会儿听到王后又宣判了三个人死刑，原因是轮到他们打球而没有马上打。

爱丽丝很反感这种场面，整个游戏都是乱糟糟的，弄得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出手，因此她干脆溜之乎也，去找她的刺猬了。

她的刺猬正同另一只刺猬打架，爱丽丝认为这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是她的红鹤却跑掉了，爱丽丝看到它正在花园的那边，徒劳地向树上飞。

等她捉到红鹤回来，正在打架的两只刺猬却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为了不让红鹤再逃掉，爱丽丝把它夹在胳膊下，又赶紧跑了回去，想同她的朋友多聊一会儿。

爱丽丝走回柴郡猫旁边时，看到了一大群人围住了它。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吵得不可开交，旁边的人都噤声闭口，显得十分不安。

爱丽丝刚一站定，这三个人马上都主张让她做裁判，争先恐后地向她诉说自己的观点，爱丽丝费了很

大力气才听清楚他们说的事情原来是关于怎么砍掉柴郡猫的头。

剑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才能从身上把头砍掉，而光是一个头是没法砍掉的。他说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这辈子也不打算做这样的事了。

可国王坚持说：只要有头，就能砍，你当刽子手的职责就是坚决执行，废话少说。

那个一向霸道的王后坚决主张：谁不立即执行她的命令，她就要砍掉谁的头。周围的人的头也要砍掉（正是她的最后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吓得要死）。

爱丽丝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说："这只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问她的意见。"

"她在监狱里，"王后命令刽子手说，"立刻把她带来！"

剑子手马上像离弦之箭般地跑走了。

就在刽子手跑开去的一刹那，猫头开始消失，等到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到来时，猫头已经完全遁迹了。

国王和刽子手如同发疯似的四处奔跑着寻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槌球了。



第9章

素甲鱼的课程

“能再见到你,我有多高兴啊！亲爱的老朋友！”公爵夫人一见到爱丽丝就十分亲热地上前招呼,弄得爱丽丝觉得她似乎换了一个人似的。

不过,爱丽丝对公爵夫人有这样好的脾气非常高兴,她想,上次在厨房里见到的公爵夫人之所以那么凶狠,主要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

爱丽丝对自己说(口气上不很有把握):“要是我当了公爵夫人,我就不会让厨房里有一点点的胡椒。没有胡椒,汤也会做得非常香的。也许正是胡椒弄得人们脾气暴躁。”她对自己这个新发现十分满意,又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力:“醋把人们弄得酸溜溜



的，黄菊把人们弄得发涩，麦芽糖这类东西把孩子的脾气变得那么甜腻……”

爱丽丝已经想得出神，完全忘记了公爵夫人，因此当公爵夫人在她耳边说话时，她吓了一跳。

“我亲爱的，你在想什么？连谈话都忘了！我现在没法告诉你这里面能得出什么教训，不过我马上就会想出来的。”

“或许根本没什么教训。”爱丽丝鼓足勇气说。

“得了，得了，小孩子，”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引出教训的，只要你能找出来。”她一面说着，一面紧紧地靠着爱丽丝。

爱丽丝很不喜欢她和自己挨得那么紧。公爵夫人十分难看，这已经让人产生了逃之夭夭的欲望；其

次，她的个头正好高过爱丽丝整整一个头，而现在她又把自己的下巴抵在爱丽丝的肩膀上，这又是个叫人极不舒服的尖下巴。

然而爱丽丝实在不愿意显得无礼，只得尽量地忍受着。

"现在游戏进行得很好。"爱丽丝没话找话地说。

"是的，"公爵夫人说，"这件事的教训是——'啊，爱，爱是推动世界的动力！'"

爱丽丝小声说："有人说，这种动力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哦，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公爵夫人说着，又使劲地把尖下巴往爱丽丝的肩上压了压，"这个教训是：'只要用心思想，那么所说的话就会合情合理。'"

"她多么喜欢在事情中寻找教训啊！"爱丽丝想。

"我敢说，你在奇怪我为什么不搂你的腰，"沉默一会儿之后，公爵夫人说，"这个原因是我害怕你的红鹤。我能试试看吗？"

"它会咬人的。"爱丽丝小心地回答，一点也不愿意让她搂着自己身上的任何一处地方。

"是的，"公爵夫人说，"红鹤和芥末都会咬人的，这个教训是：'羽毛相同的鸟在一起。'"

"芥末可不是鸟。"爱丽丝说。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公爵夫人说。

"我想它是矿物吧？"爱丽丝说。

"当然是啦！"公爵夫人似乎打算对爱丽丝说的每句话都表示赞同，"这附近有个大芥末矿，这个教训是：'我的多了，你的就少。'"

"哦，我知道啦！"爱丽丝没在意她说的后一句，说道，"它是一种植物，虽然看起来不大像，不过就是

植物。”

“我十分同意你所说的，”公爵夫人说，“这里面的教训是：‘你看着像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你可以把这话说得简单点：‘永远不要把自己想像成和别人心目中的你不一样，因为你曾经或可能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我能把您的话记下来，我想我也许会更明白您的意思，”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可现在我无论如何跟不上您的思想。”

“没什么，要是我愿意，我还能说得更长一些呢！”公爵夫人得意地说。

“哦，请不必麻烦您自己了。”爱丽丝说道。

“说不上麻烦，”公爵夫人说，“我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是送给你的一件礼物。”

“这样的礼物太便宜了，”爱丽丝想，“幸亏别人不送这样的生日礼物。”

“你又在想什么了呢？”公爵夫人问道，她的小小的尖下巴把爱丽丝抵得更紧了。

“我有想的权利。”爱丽丝不客气地回答道，因为她有点不耐烦了。

“是的，”公爵夫人说道，“正像小猪有飞的权利一样。这里的教……”

爱丽丝十分诧异，公爵夫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甚至连她最爱说的“教训”还没说完，挽着爱丽丝的那只胳膊便不停地颤抖起来了。

爱丽丝抬头一看，发现王后交叉着胳膊站在她们面前，脸色阴沉得像大雷雨前的阴天一样。

“天气真好呵，陛下。”公爵夫人用低弱的声音说。

“现在我警告你！”王后跺着脚嚷道，“你要么马



上滚开，要么把头砍下来滚开，你得立刻选一样，立刻就选！”

公爵夫人马上就做出了她的选择，她立刻就走掉了。

“现在咱们再去玩槌球吧。”王后对爱丽丝说。

爱丽丝吓得不敢吭声，只得慢慢地跟着她回到了槌球场上。

其他的客人趁王后不在，都跑到树阴下乘凉去了。可是他们一看到王后回来时，又立刻跳起来玩槌球了。因为王后说，谁要是再耽误一秒钟，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整个槌球的游戏中，王后不停地同别人吵嘴，

一个劲地嚷着“砍掉他的头”或“砍掉她的头”。被宣判的人，立刻就被士兵带去监禁起来。

这样，执行命令的士兵就不能再回来做球门了。过了约莫半个小时，球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门了。除了国王、王后和爱丽丝，所有参加槌球游戏的人，都被判了砍头监禁起来了。

不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的王后停了下来，对爱丽丝说：“你还没去看素甲鱼吧？”

“没有，”爱丽丝说，“我还不知道素甲鱼是什么东西呢！”

“不是有素甲鱼汤[1]吗，”王后说，“那么当然有素甲鱼了。”

“我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爱丽丝说。

“那咱们走吧，”王后说，“他会给你讲他的故事的。”

当她们一起走开的时候，爱丽丝听到国王小声地对客人们说：“你们都被赦免了。”爱丽丝觉得这倒是个好事。王后判了那么多人砍头，让她十分难受。

她们很快就碰见了一只鹰头狮，正在晒着太阳睡大觉呢（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鹰头狮，你可以看看画片）。

“快起来，懒家伙！”王后说道，“带这位年轻小姐去看素甲鱼，听他讲故事。我得去好好检查一下我的命令执行得怎样了。”

她说罢转身就走了，把爱丽丝留在鹰头狮那儿。

---

① 英国菜中有素甲鱼汤，是用素菜模制成的甲鱼汤。如同中国的豆制品素鸡，名为素鸡，其实并无鸡肉。

爱丽丝本来不大喜欢这个动物的模样。但她又转念一想，与其同那个野蛮的王后在一起，还不如跟它在一起更安全些，所以，她就留下来等候着。

鹰头狮坐起来揉揉眼睛，瞧着王后，直到她走得看不见了，这才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呀？"爱丽丝问。

"她呀，"鹰头狮说，"这全是她的想像，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砍掉过别人的头。咱们走吧。"

爱丽丝跟在后面走，心中想道："这儿谁都对我说'走吧''走吧'，我从来没有叫人这么支使来支使去的。从来没有！"





他们走了不远，就远远望见了那只素甲鱼，正孤独地坐在一块岩石的边缘上。

当他们再走近一些时，爱丽丝听见它在悲伤地叹息着，好像它心痛欲碎似的，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个孤独者。

“它有什么伤心事呢？”她这样问鹰头狮。

可是鹰头狮还是用刚才的语气回答她说：“这全是它的想像，你知道，它根本没有什么伤心事。走吧。”

他们走近了素甲鱼，它用噙着眼泪的大眼睛望着他们，可是一句话也不说。

“这位年轻小姐希望听听你的经历。”鹰头狮对素甲鱼说，“她真的这么希望。”

“我很愿意告诉她。”素甲鱼用深沉的声音说，“你们都坐下，我讲的时候请不要出声。”

于是他们都坐了下来。有好一阵子谁都不说话。

爱丽丝想：“要是它不开始，怎么能结束呢？”但是她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后来，素甲鱼终于开口了，它先是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说：“从前，我曾经是一只真正的甲鱼。”

在这句话之后，又是一阵很长的沉默，只有鹰头狮偶尔叫一声：“啊，哈！”素甲鱼在不停地发出悲痛的抽泣。爱丽丝几乎要站起来说：“谢谢你，先生，谢谢你有趣的故事。”但是，她觉得还应该有下文，所以她仍然静静地坐着，什么话也不说。

后来，素甲鱼又开口了。它已经平静多了，只不过不时地抽泣一下。它说：“当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到海里的学校去上学。我们的老师是一只老甲鱼，我们都叫他胶鱼。”

“既然它不是胶鱼，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叫呢？”爱丽丝问。

“我们叫他胶鱼，因为他教我们呀。”素甲鱼生气地说，“你真笨！”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你真该觉得难为情。”鹰头狮说。

于是它们俩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可怜的爱丽丝，看得她想马上钻到地下去。最后，鹰头狮对素甲鱼说：“别介意了，老伙计，继续讲下去吧。”

“是的，我们到海里的学校去，虽然说来你不相信……”

“我没说过我不相信。”爱丽丝插嘴说。

“你说了！”素甲鱼说。

爱丽丝还没来得及搭话，鹰头狮大喝了一声：“住口！”

然后素甲鱼又讲了下去：

“我们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到学校去。”

“我也是每天都到学校去上学，”爱丽丝说，“你没什么可得意的。”

“你们也有副课吗？”素甲鱼有点不安地问道。

“当然啦，”爱丽丝说，“我们学法文和音乐。”

“有洗衣课吗？”素甲鱼问。

“当然没有。”爱丽丝生气地说。

“啊，那就算不上真正的好学校，”素甲鱼自信地说，好像也大为放心了，“我们学校课程表的最后一项就是副课：法文、音乐、洗衣。”

“既然你们住在海底，就不会太需要洗衣裳的。”爱丽丝说。

“我不能学它，”素甲鱼叹了一声说，“我只学正课。”

“正课是什么呢？”爱丽丝问道。

“开始当然先学‘毒’和‘泻’，”素甲鱼回答说，“然后我们就学各门算术：假发、剪发、丑法、厨法。”

“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丑法’，”爱丽丝大着胆子说，“这是什么？”

鹰头狮惊奇地举起了爪子说：“你没听说过丑法！我想，你知道什么叫美法吧！”

爱丽丝狐疑地说：“是的，那是让什么东西变得好看些吧？”

鹰头狮继续说：“那你不知道什么是丑法真是个傻瓜了。”

爱丽丝不敢再谈论这个题目了，她转向素甲鱼问道：“你们还学些什么呢？”

“我们还学栗柿，”素甲鱼扳着手指头说，“栗柿有古代栗柿和现代栗柿；还学地梨，还学灰花。我们的灰花老师是一条老鳗鱼，一星期来一次，教我们水菜花和素苗花。”

“它们长的是什么样子的呢？”爱丽丝问道。

“我没法做给你看,鹰头狮也没学过。”素甲鱼说。

“我没时间啊！”鹰头狮说,“不过我听过外语老师的课,他是一只老螃蟹,真的。”

“我从来没听过他的课,”素甲鱼叹息着说,“他们说他教的是拉钉子和洗腊子。”

“是的,是的。”鹰头狮也叹息了,于是它们两个都用爪子捂住了脸。

“你们每天上多少课呢？”爱丽丝想换个话题,急忙地问。

素甲鱼回答道:“第一天十小时,第二天九小时,这样排下去的。”

“真奇怪啊！”爱丽丝叫道。

“人们都说上‘多少课’,”素甲鱼解释说,“‘多少课’就是先多后少的意思啊！”

这对爱丽丝也是桩新鲜事,她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那么第十一天一定该休息了？”

“当然啦！”素甲鱼说。

“那第十二天怎么办呢？”爱丽丝很关心地问。

“上课的问题谈够了,”鹰头狮用坚决的口气插话说,“给她讲点关于游戏的事吧！”



第10章

龙虾四组舞

素甲鱼深深地叹着气，用一只手背抹着眼泪，双眼直愣愣地瞧着爱丽丝要说话，可过了好一阵子还是泣不成声。

“他的嗓子里可能卡了根骨头。”鹰头狮说，于是就使劲摇它和拍它的背。

素甲鱼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它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说：“你可能没在海底下住过很久。”

“从来没住过。”爱丽丝回答说。

“你也许从来不认识龙虾吧！”

爱丽丝刚想说“我吃过”，但立即改口说：“从来没有。”



“所以你一点也不知道龙虾四组舞有多么好玩。”

“是啊，”爱丽丝说，“那是一种什么舞呢？”

鹰头狮说：“先是在海岸边站成一排……”

“两排！”素甲鱼叫道，“海豹、乌龟和鲑鱼都排好队。然后，把所有的水母都清扫掉……”

“这常常得费一阵工夫呢！”鹰头狮插嘴说。

“然后，向前进两步……”

“每个都有一只龙虾做舞伴！”鹰头狮叫道。

“当然啦，”素甲鱼说道，“向前进两步，组好舞伴……”

“再交换舞伴，向后退两步。”鹰头狮接着说。

素甲鱼说：“然后你就把龙虾……”

“扔出去！”鹰头狮蹦起来叫喊道。

“用你所有的力气把它远远地扔进海里去。”

“再游着水去追它们。”鹰头狮尖声叫道。

“在海里翻一个筋斗！”素甲鱼叫道，它发疯似的跳来跳去。

“再交换龙虾！”鹰头狮似乎用最高的嗓门叫喊着。

“再回到陆地上，再……这就是舞的第一节。”素甲鱼说。它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

于是，这两个刚才像疯子似的跳来跳去的动物，又坐了下来，非常安静而又悲伤地瞧着爱丽丝。

“那一定是挺好看的舞。”爱丽丝胆怯地说。

“你想看一看吗？”素甲鱼问。

“很想看。”爱丽丝说。

“咱们来跳跳第一节吧，”素甲鱼对鹰头狮说道，“你知道，咱们没有龙虾也行。不过谁来唱呢？”

“啊，你唱，”鹰头狮说，“我忘了歌词了。”

于是它们庄严地围着爱丽丝跳起舞来，一面用前





爪拍着拍子。

当它们跳到爱丽丝跟前的时候，常常要踩着她的脚。

素甲鱼缓慢而悲伤地唱道：

鳕鱼对蜗牛说：
“你不能走得快点吗？
有一只海豚正紧紧跟在我们后面，
它常常踩着我的尾巴。
你瞧龙虾和乌龟跑得多么匆忙，
海滩舞会马上开场啦！
你愿意去跳舞吗？
你愿去，你要去，你愿去，你要去，



你愿去跳舞吗？
你愿去，你要去，你愿去，你要去，
你要去跳舞吗？”

“你不知道那有多么好玩，
我们和龙虾一道被扔得老远。”
“太远啦，太远啦。”
蜗牛斜了一眼回答。
它说谢谢鳕鱼，
但它不愿把舞会参加。
它不愿，它不能，它不愿，它不能，
它不愿把舞会参加。
它不愿，它不能，它不愿，它不能，
它不能把舞会参加。

它的有鳞的朋友回答：
“扔得远又有什么相干？
你要知道，在大海那边，
还有另一个海岸。
如果你更远地离开英格兰，
就会更接近法兰西。
亲爱的蜗牛，不要害怕，
快去把舞会参加。
你可愿，你可要，你可愿，你可要，
你可愿把舞会参加？
你可愿，你可要，你可愿，你可要，
你可要把舞会参加？”

“谢谢你，这组舞真好玩，”爱丽丝说，她很高兴

它们终于结束了，“我很喜欢这支奇怪的关于鳕鱼的歌。”

素甲鱼说：“哦，说到鳕鱼，它们……你当然看见过它们啦？”

“是的，”爱丽丝回答，“在饭……”她想说在饭桌上，但是急忙停住口了。

“我不知道‘饭’是什么地方，”素甲鱼说，“不过，如果你已经见过了它们，想必一定知道它们的样子了。”

“我想我知道，”爱丽丝思索着说，“它们把尾巴弯到嘴里，身上撒满了面包屑。”（这是西菜中烧好的鳕鱼的样子）

“面包屑？你可说错了！”素甲鱼说，“海水会把面包屑冲掉的。不过它们倒真是把尾巴弯到嘴里的。这其中的原因是……”说到这里，素甲鱼打个哈欠，闭上了眼。

“告诉她这是什么原因。”它对鹰头狮说。

鹰头狮说：“这是因为它们同龙虾

一道参加舞会，于是，它们就从海里被扔出去了，扔得老远，于是，它们就把尾巴塞到嘴里去了，于是，它们没法把尾巴弄出来了。就是这些。"

"谢谢你，"爱丽丝说，"真有意思，我从来不知道鳕鱼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一些呢！"鹰头狮说，"你知道它为什么叫鳕鱼吗？"

"我没想过，"爱丽丝说，"那是因为什么？"

"它是擦靴子和鞋子的。"鹰头狮很严肃地告诉她。

爱丽丝傻眼了。"擦靴子和鞋子？"她十分不解地问道。

"是的，你的鞋用什么擦的？"鹰头狮说，"我的意思是，你用什么把鞋子擦得那么亮？"

爱丽丝看了一下自己的鞋子，想了一下说："我用黑鞋油。"

"在海里，靴子和鞋子要白得发亮才行，"鹰头狮说，"你知道，那就是用鳕鱼的雪擦亮的。"

"鳕鱼的雪是由什么做成的呢？"爱丽丝好奇地追问道。

"当然是鳊鱼和鳗鱼啦！"鹰头狮很不耐烦地回答，"就是小虾也知道这一点的。"

"如果我是鳕鱼，"爱丽丝说，脑子里还想着那首歌，"我会对海豚说：'远一点，我们不要你同我们在一起！'"

"它们不得不要海豚，"素甲鱼说，"没有一种聪明的鱼外出旅行时，不需要海豚的。"

"真的吗？"爱丽丝惊奇地说。

"当然啦！"素甲鱼说，"如果有鱼外出旅行来对

我说，我肯定会说：‘哪个海豚去？’”

“你说什么‘孩童’？”爱丽丝说。

“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素甲鱼生气地回答。

鹰头狮接着说：“让我们听听关于你的故事吧。”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故事——从今天早晨开始，”爱丽丝有点胆怯地说，“咱们不必从昨天开始，因为从那以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啦。”

“你解释解释吧。”素甲鱼说。

“不，不！先讲故事，后解释。”鹰头狮不耐烦地说，“解释太耽误工夫了。”

于是，爱丽丝开始讲她的故事了。她从看见那只白兔讲起，一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不安——那两个动物离她坐得那么近，一边一个，眼睛和嘴又睁得那么大。但是

她很快就胆大起来了，因为那两个听众十分安静地听着。一直到她讲到给毛毛虫背《你老了，威廉爸爸》，背出来的语汇全不对的时候，素甲鱼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非常奇怪。"

"怪得没法再怪啦！"鹰头狮说。

"这首诗全背错啦，"素甲鱼沉思着重复说，"我想再听听她背诵点什么东西，让她开始吧。"它看着鹰头狮，好像鹰头狮对爱丽丝拥有什么权威似的。

"站起来背《那是懒蛋的声音》。"鹰头狮说。

"这些动物总那么喜欢命令人，老是让人背书，真烦人！"爱丽丝想，"我还不如马上回学校去呢。"但是善良的爱丽丝不愿意让别人失望，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她也不好意思拒绝，还是站起来背了。

可是她满脑子里仍然想着龙虾四组舞的事，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此她背出来的东西非常奇怪：

那是龙虾的嗓门，
我听见它在讲——
"你们把我烤得太黄，
我头发里还得加点糖。"
它用自己的鼻子，
正像鸭子用自己的眼睑一样，
来整理自己的腰带和纽扣，
还使劲地把脚趾向外扭转。
当沙滩干燥的时候，
它像云雀一样高兴。
它扬扬得意地同鲨鱼攀谈，
可每当潮水上涨，鲨鱼把它包围，



它的声音就变得胆怯而又颤抖！

“这和我小时候背的完全不一样。”鹰头狮说。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素甲鱼说，“可是听起来全是些傻话。”

爱丽丝什么也没说，就坐了下来。她用双手掩住了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

“我希望她解释一下。”素甲鱼说。

“她解释不了，”鹰头狮急忙说，“背下一段吧！”

“但是关于脚趾是怎么回事？”素甲鱼坚持说，“它怎么能用自己的鼻子扭转它们呢？”

“那是跳舞的第一个姿势。”爱丽丝说。可是她觉得一切都被弄得莫名其妙了，所以非常希望换一个话题。

“背第二节，”鹰头狮不耐烦地说，“开头是‘我经过她的花园’。”

爱丽丝虽然知道一切都会弄错的，但是她不敢违背，于是又用发抖的声音



背道：

我经过她的花园，
用一只眼睛就能看见，
豹子和猫头鹰，
正在把馅饼分餐。
豹子分到了外皮、肉汁和肉馅，
猫头鹰只分到了一个空盘。
在馅饼吃完以后，
豹子仁慈地答应猫头鹰，
把汤匙放进衣袋里作为礼物。
而豹子一声怒吼，
把刀子和叉子全都拿走。
在宴会的最后，
它还……

这时，素甲鱼插嘴说道："你如果不能一边背诵一边解释，那让我们听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有什么用？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的东西了。"

"你最好停下来吧！"鹰头狮说。

这正是爱丽丝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我们再跳一节龙虾四组舞好吗？"鹰头狮继续说，"或者，你愿意听素甲鱼给你唱支歌吗？"

"啊，太好了！就请它来唱一支歌吧，要是素甲鱼愿意的话。"爱丽丝语气是那么热情，使得鹰头狮用不高兴的口气说："你的趣味太低了。老伙计，那你就给她唱支'甲鱼汤'，好吗？"

素甲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经常被抽泣打断的声音唱道：



美味的汤，
装在热气腾腾的盖碗里。
绿色的浓汤，
谁不愿意尝一尝，
这样的好汤。
晚餐用的汤，美味的汤，
晚餐用的汤，美味的汤，
美……味的汤……汤！
美……味的汤……汤！
晚……晚……晚餐用的……汤，
美味的，美味的汤！

美味的汤！
有了它，谁还会再把鱼儿向往，
谁还会再想把野味和别的菜来尝？
谁不最想尝一尝，
两便士[①]一碗的好汤？
两便士一碗的好汤？
美……味的汤……汤！
美……味的汤……汤！
晚……晚……晚餐用的汤……汤，
美味的，美……味的汤！

“再来一遍合唱！”鹰头狮大声叫道。

---

① 先令和便士是英国的货币单位，十二便士为一先令，二十先令为一英镑。

素甲鱼刚要开口，就听到远处叫道：“审讯开始啦！”

“走吧！”鹰头狮叫道，它拉住了爱丽丝的手，也不等那支歌唱完，急忙跑开了。



“什么审讯呀？”爱丽丝一面跑一面气喘吁吁地问，但是鹰头狮只是说“走吧”。它跑得更快了。

微风送来了越来越微弱的歌词：

晚……晚……晚餐用的汤……汤，
美味的、美味的汤！



第 11 章

馅饼失窃案

当他们到达时，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正坐在王座上，还有一大群小鸟兽围着他们，就像一整套纸牌。

一个武士被链条锁着站在他们面前，两边各有一名士兵看守着他。

国王旁边站着白兔，他一手拿着喇叭，一手拿着一卷羊皮纸。法庭正中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十分精美的馅饼。爱丽丝见了顿时口水生了出来，她觉得饿得发慌。爱丽丝想："希望能快些结束审判，然后让大家吃点心。"

可是她怎么也看不出来有这种迹象。于是，她只好靠到处东张西望地打量周围的一切来消磨时光。

爱丽丝还没有见过法庭，只在书上读到过。因此，她很高兴地认为：这里的一切摆设都能与书上描写的对上。“那是法官，”她对自己说，“因为他有假发。”

应该说一下，那位法官就是国王。由于他在假发上又戴上王冠，所以看上去很不顺眼，而且肯定也不会舒服的。

“那是陪审员席，”爱丽丝心想，“那十二个动物（她不得不称之为“动物”，因为有的是兽类，有的是鸟类），该是陪审员了。”

最后一句，她对自己反复说了两三遍，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她认为，在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当中，几乎找不到能像她那样懂得这么多的。即使说“法律审查员”她们也不会懂的。

十二位陪审员全都忙着在纸板上写些什么。“它们在干什么？”爱丽丝对鹰头狮低声说，“在审判开始前，它们不应该有任何事情要记录的。”

鹰头狮低声回答：“他们在记下姓名，怕在审判结束前忘掉。”

“蠢家伙！”爱丽丝不满地高声说，但她立刻就不说话了。因为白兔这时候喊道：“法庭肃静。”这时，国王戴上了眼镜，迅速地扫视了四周，想找出是谁在说话。

爱丽丝看到所有的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了“蠢家伙”。她甚至还看到有个陪审员不会写“蠢”字，去问它的邻座应该怎么写这个字。

“不到审判结束，它们的纸板就会写得一塌糊涂！”爱丽丝想。

有一名陪审员在书写时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声音，爱丽丝觉得她的神经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她在法庭里转了一圈，悄悄来到它的背后，找了个机会偷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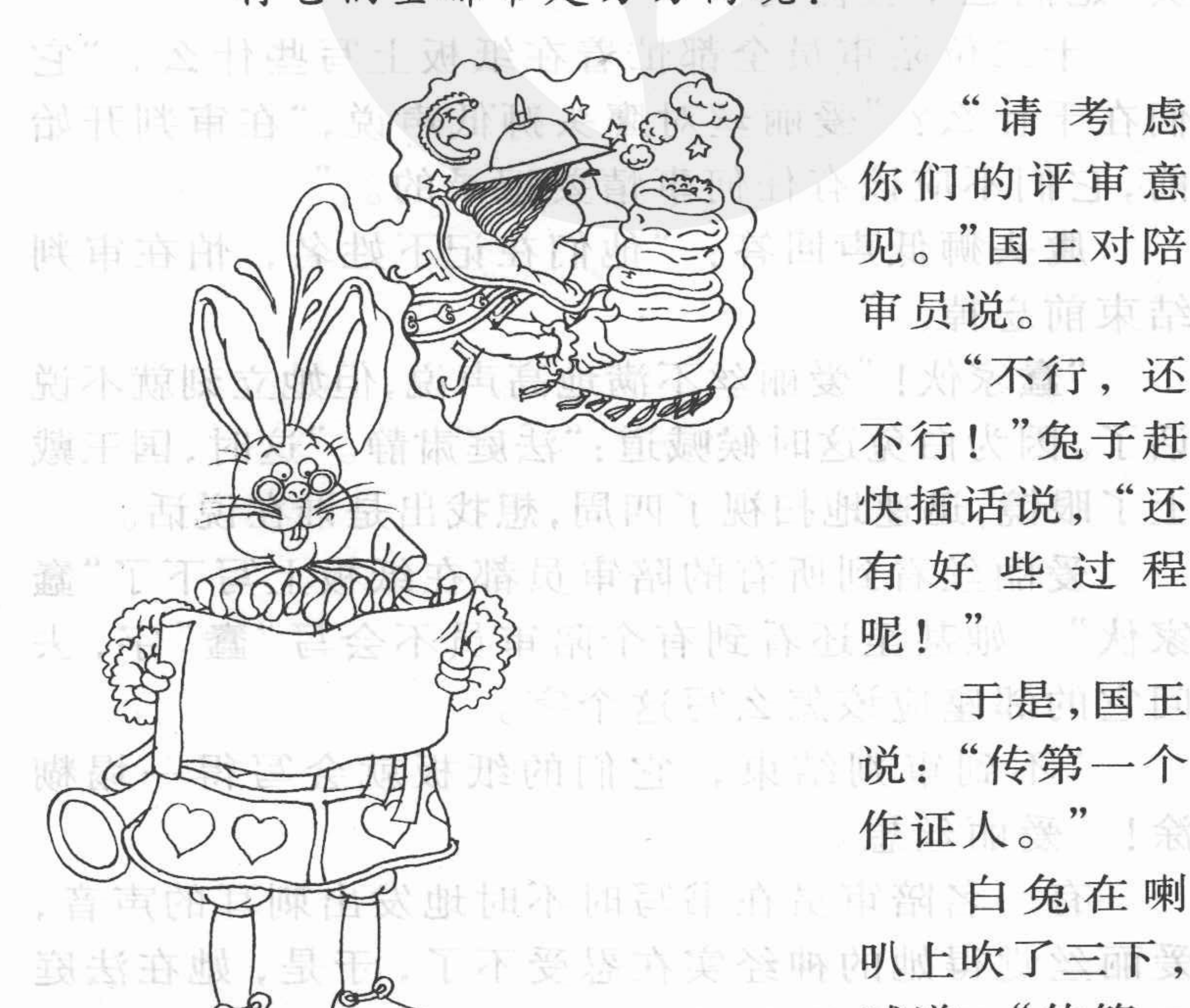
那枝铅笔。

她干得十分利索，那个可怜的小陪审员（它就是壁虎比尔）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到处找不到自己的铅笔，只好用自己的手指头来书写了。这当然毫无意义，因为手指在纸板上留不下任何痕迹。

“传令官，宣读起诉书。”国王宣布说。

白兔在喇叭上吹了三下，然后摊开那卷羊皮纸，宣读如下：

红心王后做好了馅饼，
夏季的光天化日之下竟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名红心武士偷走了馅饼，
将它们全都带走匆匆离境！



“请考虑你们的评审意见。”国王对陪审员说。

“不行，还不行！”兔子赶快插话说，“还有好些过程呢！”

于是，国王说：“传第一个作证人。”

白兔在喇叭上吹了三下，喊道：“传第一



个证人！”

第一个证人就是那位帽匠。

他一手拿着一只茶杯，一手拿着一片奶油面包走了过来。他说：“陛下，请原谅我带这些来，因为我还没吃完茶点就被传来了。”

“你应该吃完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国王问。

帽匠看了看三月兔——三月兔是同睡鼠手挽着手跟着他进来的——说：“我想是三月十四日开始吃的。”

“是十五日。”三月兔说。

“十六日。”睡鼠补充说。

“记下来。”国王对陪审员说。

陪审员急忙在纸板上写下了这三个日期，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再把得数折算成先令和便士。

“摘掉你的帽子！”国王对帽匠说。

“那不是我的。”帽匠说。

“偷的！”国王叫了起来，并看了看陪审员。

陪审员立即记下，作为事实备忘录。

“我拿帽子来卖的，我是个帽匠，没有一顶帽子是属于我的。”帽匠解释道。

这时，王后戴上了眼镜，使劲儿盯着帽匠，一直盯得帽匠脸色发白，局促不安。

“拿出证据来，”国王说，“并且不得紧张，否则，我就把你拿到场上处决。”

这些话根本没有鼓励作证人。他不断地移动身体重心，十分不自然地看着王后，而且因为十分慌乱，竟然在茶杯上咬了一大口，而不是去吃奶油面包。

正在这时，爱丽丝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迷惑了好一会儿，后来才慢慢地搞清楚，原来

她又在长大了。起初，她想站起来走出法庭，但转眼间她又决定留下来，只要这里还有她容身的余地。

“我希望你不要挤我，我已经透不过来气了。”坐在爱丽丝旁边的睡鼠说。

“我自己实在控制不了呀，你看我还在长呢！”爱丽丝非常温和地说。

“在这里你没有权利长呀！”睡鼠说。

“别说废话了，你自己也在长呀！”爱丽丝大胆地说。

“但我是在合理地生长，不是长成可笑的样子。”睡鼠一边说，一边不高兴地站了起来，转到法庭的另一边去了。

在爱丽丝和睡鼠说话的时候，王后的眼睛始终盯着帽匠。当睡鼠转到法庭的那边时，她就对一位官员说：“把上次音乐会上唱歌人的名单给我。”听到这话，那个可怜的帽匠更是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把两只鞋子也抖了下来。

“拿出证据来，否则，我就处死你！”国王愤怒地重复了一遍。

“我是个穷人，陛下，”帽匠颤抖着说，“我只是刚刚开始吃茶点……没有超过一星期……再说为什么奶油面包变得这么薄呢……还有茶会闪光……”

“什么闪光？”国王问。

“我说茶。”帽匠回答。

“哦，擦，当然，擦火柴是闪光的。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接着说！”国王毫不客气地逼他继续说下去。

“我是个穷人，”帽匠继续说，“从那以后，大部分东西都闪光了……只有三月兔说……”

三月兔赶快插嘴：“我没说过。”



“你说了。”帽匠说。

“我没说。”三月兔说。

“它既然不承认，就谈点别的吧！”国王说。

“好，无论如何，那就睡鼠来说……”说到这里，帽匠十分焦灼不安地向四周看了一会儿，想看睡鼠会不会也像三月兔那样否认。

然而睡鼠什么也没说，它睡得正香呢。

“从那以后，我切了更多的奶油面包……”帽匠继续说。

“但是睡鼠说了什么？”一位陪审员问。

“这个我记不得了。”帽匠说。

“你必须记得，否则我就处死你。”国王说。

那个可怜的帽匠丢掉了茶杯、奶油面包，单膝跪下说：“我是个可怜人，陛下。”

“你是个可怜的狡辩者。”国王说。

这时，一只豚鼠突然喝起彩来，但立即被法庭上的官员制止了。（所谓制止的方法，实在很难说，我只能悄悄告诉你：他们用一只大帆布袋，把那只豚鼠头朝里塞进去，再用绳子扎上了袋口，然后有人就坐在



袋子上了。）

爱丽丝心里想："我很幸运，能看到这回事。我常常在报上看到，说审判结束时'出现了喝彩声，当即被法庭上的官员所制止'。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再没有别的补充，你可以退下去了。"国王宣布说。

"我已经没法再退了，我已经是站在地板上了。"帽匠说。

"那么你可以坐下。"国王说。

这时，又有一只豚鼠喝起彩来，可是又被制止了。

爱丽丝心里想："他们不应该这样收拾豚鼠！实在应该文明一些。"

"我还得喝完这杯茶。"帽匠说着，不安地看着王后。而王后这时正忙着在看唱歌人的名单。

"你可以走了。"国王刚一说完，帽匠立即就跑出了法庭，甚至顾不上去穿他的鞋了。

这时，王后吩咐一位官员说："立即将那帽匠在庭外斩首。"

可是等官员追到大门口时，帽匠已经无影无踪了。

"传下一个作证人！"国王吩咐。

下一个作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师。她手里拿着一盒胡椒，一走进法庭，就让靠近她的人不停地打喷嚏。爱丽丝一下就猜出她是谁了。

"提供你的证据。"国王吩咐。

"我不能提供。"厨师回答。

国王着急地看了看白兔。白兔低声说："陛下必须反复质询这个证人。"

“好，如果必须这样，我就只有这样做了。”国王带着十分忧郁的神情说。

然后他交叉着双臂，对厨师蹙着眉，一直到视线模糊了，他才用深沉的声音问道：“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大部分是胡椒。”厨师说。

“糖浆。”一个困倦的声音从厨师后面传来。

“掐住那个睡鼠的脖子，”王后尖叫起来，“把它斩首，把它撵出法庭，制止它，掐死它，拔掉它的络腮胡子！”

整个法庭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

直到把睡鼠赶出去以后，大家才重新坐下来，这时厨师失踪了。

“没关系！”国王坦然地说，“传下一个作证人。”

然后他对王后耳语说：“真的，亲爱的，下一个作证人必须你来审讯了，我已经头疼欲裂，实在无法忍受了！”

爱丽丝看到白兔不停地摆弄着名单，觉得非常好奇，便想看看下一个作证人是谁。

她在心里揣测着：“恐怕他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吧。”

可是，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的作证人，竟是“爱丽丝”！



第12章

爱丽丝重返现实世界

“在这儿！”爱丽丝赶紧站起来答应道。她完全忘了在刚才的混乱时刻，她已经长得很大了。

由于站起来时她过于急促，她的裙边竟然一下子掀动了陪审员席，把陪审员们翻倒在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在人头上爬来爬去，这情景使爱丽丝想起了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金鱼缸的事。

“啊，请大家原谅！”爱丽丝一面十分尴尬地说，一面尽快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对金鱼缸的事情的回忆还在她的头脑里不停地回旋，所以她隐约地意识到，如果不赶紧把陪审员们放回席位上，他们就会死去的。

这时，国王庄重地宣称："审讯暂停，直至全体陪审员返回原位。"他喊声大得震耳欲聋，并用一双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



爱丽丝看着陪审员席，发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将壁虎头朝下放在座位上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只好滑稽地摇摆着尾巴。爱丽丝立即把它拾起来放正。

等到陪审员们镇定下来，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以后，它们立即勤奋地工作起来了。

陪审员们首先是记下刚才事故的历史，只有壁虎除外，它已经筋疲力尽，不能做任何事情了，只是张大着嘴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屋顶。

国王开口说："你对这个案子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爱丽丝回答。

"任何事也不知道？"国王再问。



“任何事也不知道。”爱丽丝答。

“这点很重要。”国王对陪审员们说。

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忽然插嘴说：“陛下的意思当然是不重要。”它用十分尊敬的口气，同时还对国王挤眉弄眼的。

国王赶快把话接过来：“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接着又低声自语着，“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好像是在反复推敲词句。

有些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些人则写下了“不重要”。

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它们在纸板上记的字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想：“反正怎么写都没关系。”

国王一直忙着在记事本上写什么，这时他忽然又高声喊道：“保持肃静！”然后他看着本子宣读：“第四十二条，所有身



高一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一齐望着爱丽丝。

“我不到一英里高。”爱丽丝说。

“将近两英里了。”王后插话说。

“你够了。”国王又说，

“不管怎么说，我反正不走，”爱丽丝说，“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在这儿临时发明出来的。”

“这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国王说。

“那么这应该是第一条呀。”爱丽丝说。

国王的脸色发白了，他急忙合上了本子，用发抖的声调低声对陪审员说：“请考虑评审意见。”

“陛下，好了，又发现新的证据了。”白兔急忙跳起来说，“这是刚才拾到的一张纸。”

“里面写的是什么？”王后问。

白兔回答：“我还没打开来呢！但是看来是一封信，是那个罪犯写给……给一个什么人的。”

“肯定是这样，”国王说，“除非它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不合情理。”

“信写给谁的？”一个陪审员问。

“它不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白兔一面说，一面打开折叠的纸，又说，“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

“是那罪犯的笔迹吗？”另一个陪审员问。

“不是的，这真是奇怪的事。”白兔说。

这时陪审员全都感到莫名其妙了。

“一定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国王这么一说，陪审员又全都醒悟过来了。

这时，武士开口了：“陛下，这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实是我写的。末尾并没有签名。”



“如果你没有签名，”国玉说，“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这意味着你更加狡猾，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

这真是那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对此，立刻出现了一片掌声。

“那就证明他犯罪了。”王后说。

爱丽丝却说：“这证明不了什么！啊，你们甚至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快读一读！”国王命令道。

白兔戴上了眼镜，问道，“我该从哪儿开始呢？陛下。”

“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一直读到停止的地方，然后停止。”国王郑重地说。

下面就是白兔所读的诗句：

他们说你先是对她，
后又对他谈到了我。
她对我评价颇高，
但却说我不会游水。

他带话说我没有前往，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撒谎。
假如她竟然把事情推进，
你将处于何种景况？

我给她一个，他们给他一双，
你给我们三个或者两双，
它们都从他那里归于你方，
反正从前都是我的，一样一样。



假如我或她竟然会
掉进这个是非旋涡，
他请你解除他的冤枉，
就如我们早先的期望。

我的想法就是你的那样，
也就是她有过的诗章，
你在他和我们之间，
早已成了难越的屏障。

请勿告诉他：她最喜欢他们，
这必须永远是个秘密。
也切勿告诉其他人，
只有你我知道。

“这是我们听到的最重要的证据了，”国王搓着手说，“现在请陪审员……”

“如果有谁能解释这些诗，我愿意给他六个便士，我认为这些诗没有任何价值。”爱丽丝这么说。（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她已经长得十分巨大，所以她一点也不再惧怕国王了。）

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她相信这些诗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试图解释一下这些诗。

“如果诗里没有任何价值，”国王说，“那就免除了许多麻烦。你知道，我们并不要找出什么价值，而且我也不懂什么价值。”国王说着，把这些诗摊开在膝上，用一只眼睛看着说，“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说我不会游水’——就是说你不会游水，

是吗？”国王对着武士说。

武士伤心地摇摇头说：“我像会游水的吗？”（他肯定不会游水的，因为他全部是由硬纸片做成的。）

“现在全对了，”国王说，一面又继续念着这些诗句，“‘我们知道这并非撒谎’——这当然是指陪审员的——‘我给她一个，他们给他一双’——看，这肯定是指偷的馅饼了，是吗？……”

“但后面说‘它们都从他那里归于你方’。”爱丽丝说。

“是啊，它们都在，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国王马上用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那么再看：‘也就是她有过的诗章，’亲爱的，我想你没有过诗章吧？”他对王后说。

“从来没有！”王后狂怒着说，并把桌上的墨水瓶扔到了壁虎比尔的身上。

那个不幸的比尔已经不再用手指在纸板上写字了，因为他发现这样是写不出字来的。但是现在墨水从天而降了，他又急忙蘸着脸上的墨水开始在纸板上写了。

“这话没有湿胀[1]你吧！”国王带着微笑得意地环视着法庭说。

但是法庭上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儿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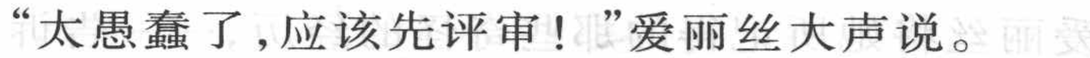
“这算一句俏皮话吧！”国王发怒了，而大家却笑了起来。

“让陪审员考虑评审意见。”国王在这一天里大约是第二十次说这句话了。

“不，不！”王后说，“应该先判决，后评审。”

---

① “诗章”的谐音。——译者注。



“太愚蠢了，应该先评审！”爱丽丝大声说。

“给我住嘴！”王后气得脸都变歪了。

“我就是不听你的！”爱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快砍掉她的头！”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

可是周围没有一个人动一下。

“谁也不会再理你了！”爱丽丝说，这时她已经恢复到本来的身材了，“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

这时，整副纸牌忽然间上升到空中，然后又飞落在她身上。

她发出了一声尖叫，正想把这些纸牌扔开去，却发觉自己躺在河岸边，头还枕在姐姐的腿上。而姐姐正在轻轻地拿掉落在她脸上的一片片枯叶。

“醒醒吧，亲爱的爱丽丝，”姐姐说，“看你睡了多久啦！”

“啊，我做了个多奇怪的梦啊！”

爱丽丝将她所记得的那些奇怪的经历,一一告诉了姐姐——也就是你刚才读过的那些。

当她说完之后,姐姐吻了她一下说:"这真是奇怪的梦,亲爱的,但是现在快去喝茶吧,天已经不早了。"

于是爱丽丝站了起来,她一面往家里走去,一面还在起劲地想:她做了个多么奇特的梦呀!

姐姐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一只手支在下巴下面,望着西下的夕阳,静静地回味着小爱丽丝和她梦中的奇幻经历,自己也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一开始,她梦见了小爱丽丝正用明亮而热切的眼光仰视着她。

她听到小爱丽丝温和的声音,看到了她将头轻轻一摆,用小手把蓬乱的头发理顺了一些,这是她常常见到的情景。

当她想着爱丽丝说的梦境时,渐渐地她周围的环境随着梦里那些奇异动物的出现开始活跃起来了。

白兔不停地跳来蹦去,弄得她脚下的蒿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在邻近的洞穴间来回穿梭着,不时扬起一阵尘土。

她还听到三月兔同它的朋友们享用美餐时碰撞茶杯的声音,以及王后命令处决那些不幸的人时发出的尖叫声。

她还听到了猪孩子在公爵夫人腿上打喷嚏,以及盘碗的摔碎声;甚至听到鹰头狮的尖叫,壁虎写字时的沙沙声,被制裁的豚鼠的挣扎声等等。这些声音充满了空间,其中还混杂着远处传来的素甲鱼那悲哀的抽泣声。

于是她赶紧将身子坐正,闭着眼睛,半信半疑自



己是否真的到了那个奇妙世界。

她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重温一个旧梦，而一切都将会重新返回现实：蒿草在迎风作响，池水的波纹摆动着芦苇。茶杯的碰撞声其实是羊颈上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来自于牧童的吃喝。至于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怪的声音，到头来都只不过是农村中繁忙季节中传出的各种喧闹声。而远处耕牛哞哞的低吟，变成梦中素甲鱼的哀泣。

最后，她想像到这样一幅情景：尽管她的这位小妹妹，将来终会成为一名妇女，但她仍会毕生保留着童年时的纯真之心。她将会用许多奇异的故事，也许就是许久以前的这个梦游奇境吸引孩童们，使得他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而热切。她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分担烦恼，因为这些烦恼同样地存在于她自己的童年，以及那愉快的夏日回忆之中。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wNzAzOD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070381.zip",
    "filesize": 27568118,
    "md5": "a375d86e1375e57a5dffc4d5d65aad58",
    "header_md5": "dbb2f8ab7d72b70d3f0eae540037d9d2",
    "sha1": "e496b3e2309e0dfbf518429cfb4f3e4744c15bda",
    "sha256": "8f0a06988ea70258de89beeb7597202d4bb8efe53371db3d65e1ec073354c075",
    "crc32": 2287119484,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3065877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9,
    "pdg_main_pages_max": 129,
    "total_pages": 135,
    "total_pixels": 38533488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wNzAzOD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070381.zip",
    "filesize": 27513390,
    "md5": "0836ef06a4853eee8a50442977d1622c",
    "header_md5": "ebaaf290f5790f616277005dd3fabf6f",
    "sha1": "ba2b429024aa1247335c895f82df39b1265c6b76",
    "sha256": "c14df265a5fe94b0447a1248b6e64e5a5bb1286efdb389faaf27c5c6bbc89d27",
    "crc32": 156905771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065597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29,
    "pdg_main_pages_max": 129,
    "total_pages": 135,
    "total_pixels": 49543056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